



記遊佛里格

(一)

著 特夫偉斯 函英

378.57
119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未名叢刊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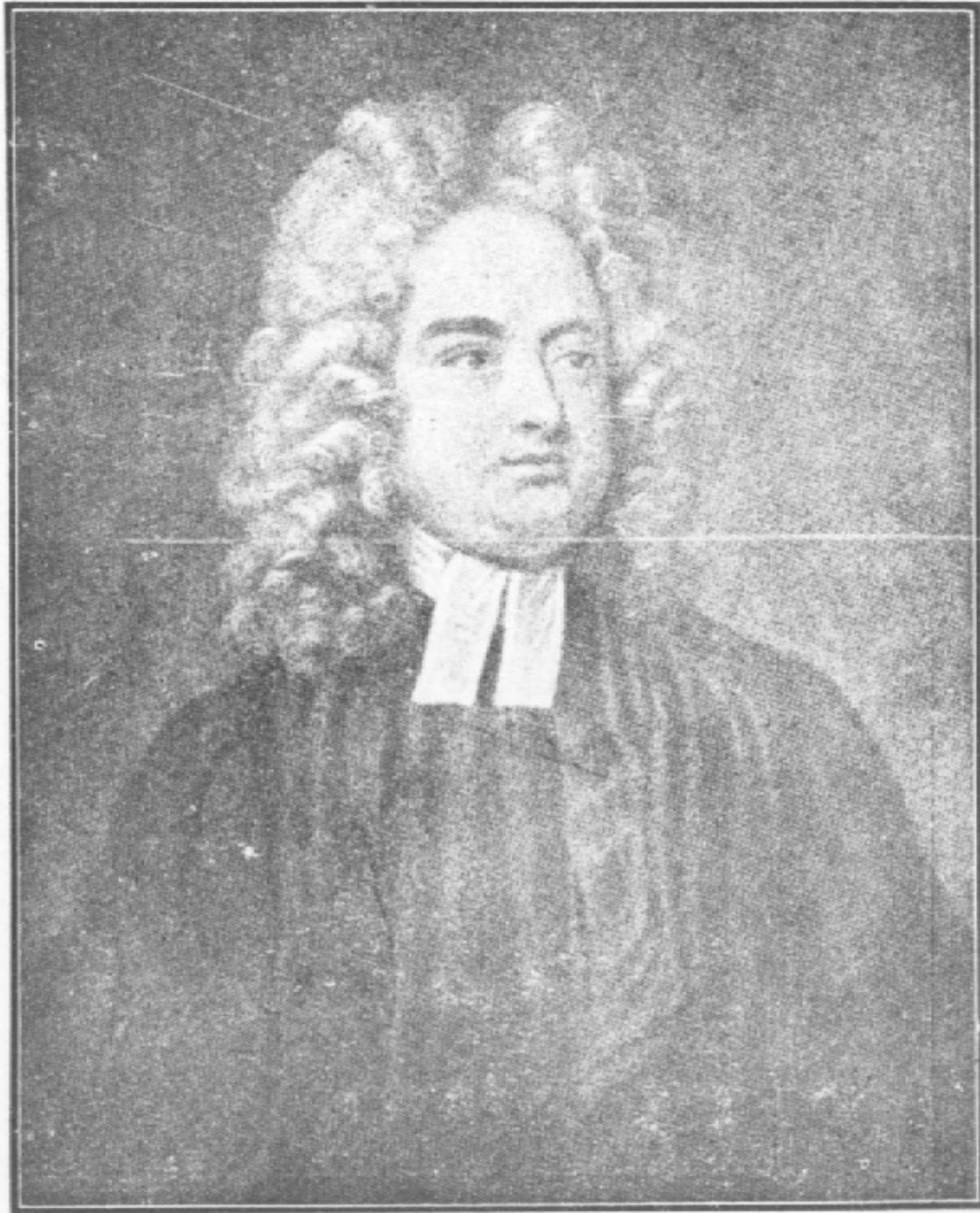
格
里
佛
遊
記
(卷一)

英國 斯偉夫特著

韋叢蕪譯

001159

一九二八年九月物價：一五二一頁。



特 夫 偉 斯



小 引

十八世紀初葉英國最偉大的作家是要推約那尙斯偉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的。他的偉大與其說是在他的作品材料與形式中，還不如說是在他的作品裏所顯出來的精神中。他的人格以其烈度與力量高聳在他一切同輩之上。我們讀著他的東西的時候，便覺著一個有強力的人格在我們面前，即使有時我們不同情，却永遠使我們欽敬。他是一個天生的管治者，却又是在英國文學史中最悲慘的人物。

格里佛遊記(Gulliver's Travels)是他老年的最著名的作品，以格里佛名字發表的。全書共分四卷，其情調是一層憂傷勝一層，一層悲

觀勝一層。第二卷中的布羅勃丁那格人 (Broctingnians) 雖說是比第一卷的里里浦人 (Lilliputians) 高尚些，但是他們的君王對於歐洲社會的諷罵比第一卷中什麼都厲害些。在第三卷中則並快活的虛構與懇切的鬥趣都沒有了，通常的調子就是分明地苦辣與惡性，同時關於思特拿德布拉格們 (Struldbrugs) 的描寫，反映出來作者約在一七二四年陷入的「生之厭倦」。第四卷中野蠻的和矛盾的憤世嫉俗的氣概更遠超過前三卷了。

經過小心的修改，遮過書賈的眼，且可避免法律的糾葛，格里佛遊記於一七二六年出版了，立刻引起社會大大的注意。格依 (Gull) 和波幸 (Pope) 聯名寫信給斯偉夫說這本書「從出版以後便成爲全城談話的材料。在一個禮拜中初版便全賣完了；最有趣的是聽人們關於此書所發表的意見，雖說都承認愛極了。據一般人說，作者是你；但

是我聽說，書店老板聲稱他不知道是什麼人作的。從最高的到最低的都讀，從國務院到育嬰堂。政客們一致承認，這並非單個的漫罵，但是對於人的社會全體的諷刺是太厲害了。我們時或也遇見更銳敏的人們，他們在每頁中尋找特別的用意。……此書通過了貴族議員們與衆議員們，無異議者；全城，男，女，小孩都十分爲此書所陶醉了。

惡意的批評也並非沒有的。有人說這本書全是謊話，一個字不信的；有人說作者輕視人性；有人批評作者特別仇視宮娥；有人批評作者侮辱上帝，因爲他輕視創造者的創造品。但是這樣的反響是算不了什麼的，只要我們一看作者在第四卷中敘述亞梭 (Yalcos) 時對於人類無忌的嘲罵。倘若在別的時代，這書一出版恐不會惹起大笑，而要引起社會的公憤。那喚起斯偉夫特憤怒的切責之道德的卑污，在那時正是十分彌滿了社會的統治階級，他們對於人類的榮譽與名己發冷

淡了。在估計斯偉夫特可怕的社會畫圖的價值上，我們一定要記得這點的。

斯偉夫特在快寫完這本遊記的時候，寫信給波寧道，『在我的一切勞作中，我向我自己定的主要目的便是與其娛樂世界，不如煩惱世界。……當你想起世界的時候，再給牠一鞭子，我請你。我老是恨一切國家，職業，社會，我的所有的愛都是對於個人的。……但是主要地我深惡痛絕那叫做人的動物，雖然我真心地愛約翰，彼得，湯姆等等。……在這個厭世的大基礎上（雖然不像台蒙〔Timon〕一樣）建着我的遊記的全部的建築；而且我的心將永遠不能寧靜，直到一切誠實的人們都同我一個意見。』但是事實上這個世界並不為這本遊記所煩惱，而且為牠所娛樂了，至少牠的頭兩卷已二百年來為英文勢力所及的地方千千萬萬的兒童和成年者所傳誦。

作者的想像永不高飛，但在虛構驚人和好笑的情形上却是很豐富的。在此書中從頭至尾保持着情緒的約束，沒有多少地方讓他使他的呢罵的的大事，但這却更加增了諷刺的効力。

這本書是斯偉夫特文體的最好的例子之一，在英文中也是簡明直截的文體的最好的例子之一，雖說其中儘有文法上的錯誤（自然有些地方是故意的）但還是英文散文大師斯偉夫特的最成功的作品之一，永為一般英文學生的範本。

我是根據 London, G. Bell and Sons, Ltd. 出版的 Bohn's Popular Library 本子 (G. R. Dennis 編) 翻譯的，在我所看見的本子中為最完善的，其他常有刪減。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原文加註釋本子我也參看了，其中很有些註錯的地方。以上二書是魯彥由鐵民處借來給我用的。書中插圖是採自 New York: Ha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出版的本子

Rhead 畫的，此書是隱殊在美國買寄給我的。本書譯文我會參照 A. B. Bough 編的牛津版本的註釋斟酌修改些處，我的小引也參考他的引言。豈明先生借給我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25 出版的精裝本，此書完全照上面所說 Dennis 編的本子亂翻印的。雖陶又借給我 Every man's Library 的本子和此書的法文譯本。對於他們我在此總誌謝忱。

最後，對於給我譯此書以鼓勵的魯迅先生和豈明先生，以及替我校閱卷一的馮先生，和在滬暑中替我校對的老友竹年兄，謹表十分感謝。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六日叢蕪寫於海甸。



卷一：航行至里里浦

第一章

作者叙述本人和家庭，他的要遊歷的最初的誘引。他的船撞破了，泅水以求生，在黑里浦平安登陸，被伴爲擄，帶到國中去。

我的父親在勞亨漢省有一份小產業；我是五子中的行三。我十四歲的時候，他便送我到劍橋的厄滿牛耳學院去，在那里我住了三年，專心讀自己的功課；但是給養我的費用（雖說爲數很少）就我的薄薄的家資講已經是太多了，我只得跟倫敦的一個著名的外科醫生，詹姆士 柏茲先生學徒，我同他繼續學了四年；我的父親時或寄點小款給我，我把這錢都化在習航海術，以及那些於立意要遊歷的人有用的別門數

學上，因為我相信終有一日我有遊歷的命運的。我離開柏茲先生的時候，便回去見我的父親；在那里藉着他和他的叔父約翰以及幾位別的親戚們的幫助，我籌得四十金磅，並得到一個允許，每年供給我三十磅在萊登用；我在那里學兩年和七個月的醫學，因為我知道這於長途航行要有用的。

我從萊登回來不久，我的好老師柏茲先生便介紹我到甲必丹亞伯拉罕潘列爾為船長的燕子號船上作外科醫生；我同他處了三年半，航行一兩次到地中海東方諸國和別的地方。我回來的時候，我決意在倫敦住下，我的老師，柏茲先生，鼓勵我這樣辦，他並介紹幾個病人給我。我在老猶里巷裏的一座小住宅中租下房間；而且受了別人的勸告，要我改變我的狀況，我便娶了新門街襪商愛德華拔爾唐先生的二女兒瑪麗拔爾唐女士，並受了四百磅的奩資。

但是，我的好老師柏茲以後兩年便死了，我又很少朋友，我的營業開始衰落了；因為我的良心就不容我去仿效我們同業中大多數人的惡習。因此同我的妻及幾位熟人商議了之後，我決心再往海上去。我接連作兩隻船上的外科醫生，六年。我航行往東西印度幾次，因此我得略增了點我的家資。暇時我便讀古今最好的作家的作品，我時常是備有好多書籍的；當我上岸的時候，我便考察風俗人情，並學習語言，在這方面因為我記憶力強，我學得十分地容易。

最後一次的航行結果並不很走運，我對於海漸厭倦了，打算與妻和家人一塊住着。我從老猶里巷搬到腳鏢巷去，從那里又搬到瓦坪巷去，希望在航海人中做點事；但是結果並沒有利。經過三年的希冀有所補救之後，我便承諾給羊號船主甲必丹維廉皮里恰爾的一個于我有利的獻議，他正要航行往南海去。一六九九年五月四日我們從布里

司妥開船，我們的航行起初很順利的。

爲着幾種緣故，以我們在那些大海中冒險的瑣碎事情煩擾讀者怕是不合適的。以下足夠告讀者了：在我們的旅程中從那里到東印度，我們被一陣猛烈的暴風雨刮到凡笛滿蘭的西北去了。藉着一度的觀察，我們發覺自己是在南緯度二十度二分的地方。我們的水手中有十二個都因勞力過度與食料不好死了，其餘的都在一種很軟弱的情況中。十一月初五是這些地方夏季的開始，天氣很迷濛的，水手們發見一塊岩石，離船不到六百呎長錙練的一半遠；但是風這麼大，我們直接被刮碰上牠，立刻破了。全體水手中的六個——我是其中的一個——將小艇放入海中，將就設法避開大船與岩石。我們划着，以我計算，約有九哩，直到我們不能再幹的時候，在大船中我們就已經勞乏了。因此我們便聽命于波濤，約在半個鐘頭內，小艇被北來的一陣猝然的

狂風刮翻了。小艇中的同伴，以及逃在岩石上的，或剩在船中的，他們都怎樣了，我不能夠講；但是總之算他們都死了。至于我自己呢：我聽着命涸去，風與潮把我向前推。我時常讓我的雙腿沉下：就摸不到底；但是當我幾乎力竭，不能再掙扎的時候，我發見水已淹不住我，而這時風與潮也大減了。斜度是這麼小，我差不多走了一哩才到岸，我揣度是約在晚間八點鐘的時分。我於是向前走了將近半哩，但是不能發見什麼房屋或居民的記號；至少，我是在這麼軟弱的一種情況中，以致我並沒有看出他們來。我乏極了，此外還有天氣的嚴熱，而且我在離船的時候喝了約有六兩白蘭地酒，我發覺自己十分想睡了。我在草上躺下，那草是很短而且軟的，我睡得那麼熟，我從未記得我一生中會睡得那麼熟過，以我忖度，總有九個鐘頭；因為我醒來的時候，天正亮了。我試起身，但是不能夠動：因為我適仰臥着，我覺得

我的臂與腿在兩旁緊固地縛在地上；我的長而厚的頭髮同樣地往下纏住了。我並覺得橫過我的身上有幾道細繩，從肘腋到大腿。我只能向上望着，太陽開始變嚴熱了，光刺我的眼睛。我聽見一陣嘈雜的噴聲在我的周圍，但是照我躺的姿勢，我什麼都看不見，除開天空而外。一小會我覺得有種活東西在我的腿上動，輕柔地向前走過我的胸膛，幾乎來到我的額下了；當我盡力低下我的眼的時候，我看牠是不到六寸高的屬人的動物，手中有弓箭，背上有箭筒。同時我覺得至少還有四十同類的（以我揣度）跟着頭一個。我驚駭萬分了，咆哮得那麼大，以致他們都驚慌地跑回；其中幾個，我以後聽說，因為從我身邊往地下跳，跌倒受傷了，不過。他們不久又回來，其中有一個竟敢全看我的臉，舉起手，睜開眼，以表示欽慕，喊出一陣尖銳的，但是清楚的聲音。Hekinah degul。別的人將這同樣的話重複了幾遍，但是那時我



我咆哮得那麼大，以致他們都驚慌地跑回

並不知道他們是什麼意思。這其間我騎着，讀者可以相信的，大不舒服；最後，努力要解脫，我幸而把線弄斷了，把那將我的左臂縛在地上的那些木釘扭出來；因為把牠舉到眼前，我發見他們所用以縛我的方法，同時猛曳一下，這給我極大的痛苦，我把在左邊往下纏住我的頭髮的線弄鬆一點，因此我剛可以將頭部轉動約兩吋。但是在我還不能抓住這些畜生之先，他們又二次跑開了；於是就有一陣大喊，發出一種很尖的聲音，完了之後，我聽見其中有一個大叫道 *l'olbo phonac*；霎眼之間我覺得一百餘箭射在我的左手上，刺我如同好多的針一般；並且，他們又向空中射了一陣，如同我們歐洲開礮一樣，其中許多，我想，都落在我的身上了（雖說我並沒有覺着），而且有些落在我的臉上，我立刻用左手蓋住。當這一陣急箭過去了的時候，我傷心地，苦痛地呻吟起來，於是又努力要解脫，他們又放比初次更

多的亂箭，其中有幾個試用矛刺我身體的兩旁；但是幸而我穿有一件軟皮短衫，他們刺不進去。我想最謹慎的法子是不動地躺着，我的意思是繼續這樣，直到夜間，那時，我的左手已經鬆開了，我能够容易地把自己釋放；至于居民呢，我有理由相信，他們就是將所能帶的最大的軍隊開來打我，我也可以是他們的敵手，倘若他們都同我看見的那個人一樣大小。但是命運別樣地處置我。當人們看我安靜了，他們便不再放箭；但是就我所聽見的喧聲，我知道他們的數目增加了；離我約有四碼遠，對着我的右耳，我聽了一點多鐘的擊聲，如同人們在作工的擊聲一般；當我就着木釘與線所能容我的限度轉動我的頭的時候，我看見一座臺搭起來了，離地約有一呎半高，能够容四個人，有上登的兩三個梯子；其中有一個好像是高貴的人，從那里向我大演了一遍說，我連一個字都不明白。但是我要說，在這位要人沒有

演說以前，他叫了三次，*Lanero dehul san*：（這些話與前次的話以後他們又向我說並爲我解釋。）於是立刻約有五十人來砍斷縛我頭的左部的線，這使我可以自由將頭轉右向邊，觀察要說話的他的外貌與姿勢。他看來是中等年紀，比其餘跟着他的三個人都高些，其中有一個是拖起他的衣襟的僕役，好像比我的中指稍長一點似的；其餘兩人一邊站一個護衛他。他作出演說家的各種狀態，我能够觀察出許多威嚇的言語和應允，矜憐，仁慈的話。我用幾句話回答了，但是作出最恭順的態度，舉起左手，睜開兩眼向着太陽，以之爲證；我幾乎餓死了，在我沒有離船以前幾個鐘頭就沒有吃一口，我發覺了自然的需要是這麼強烈，以致我不能忍耐不表示著急了（或者犯禮節的嚴規），藉着將自己的手指常常放在嘴上，以表示我要食物。那位 *Huro*（因爲他們這樣稱呼一個大官，我以後學來的，）十分明白我。他從臺上下

來，吩咐在我兩邊要用幾條梯子，一百多人登上，向我的嘴走來，負着滿裝着肉的籃子，這是國王在接到我的第一次的消息的時候，下令準備並送到那里去的。我有出幾種動物的肉，但是就味道是不能够辨別出來的。有肩，腿，和腰，狀如羊身上的一樣，烹調的很好，但是比雲鵲的翅還小些。我一口吃兩三件，一次吃三塊麵包，約有手槍子彈大。他們盡力快地供給我，對於我的身量及食慾表示千般的詫異。我于是作另一種手勢表示我要飲料。他們從我的吃上看出來，區區微量是不够我用的；他們是最有機智的人民，將他們最大的桶中的一個極伶巧地吊起來，于是使牠向我的手跟前滾，而敲去桶蓋；我一口便喝完了，這本於我很容易的，因為牠連半品脫都沒有盛，嘗着如同巴爾底的一種小酒似的，但是可口的多了。他們拿第二桶給我，我同樣地飲了，作出還要的手勢，但是他們沒有可以給我的了。當我

演了這些奇事的時候，他們快樂地喊叫，在我的胸上蹣跚，同他們起初一樣，重複幾遍，Hekinah degul。他們向我作一個手勢，要我把兩個桶拋下來，但是先警告下面的人站開，大聲叫，Borach nivola心，當他們看見桶在空中的時候，便發一陣普遍的Hekinah degul的喊聲。我實認，當他們在我的身上前前後後走着的時候，我時常起，要將我手所能及的前排抓住四五十，對着地上拋去。但是一想到我所曾經試着過的，（那或者並非他們至極的加害）以及我曾給他們的自重的應允（因為我這樣地解釋我的恭順的行爲）不久我的這些幻想便消滅了。況且，對於化這麼多的錢，這麼堂皇待我的人民，我現在視我自己是受了優待的束縛。不過，在我的思想中，我對於這些細小的生物的勇氣就驚奇不已，他們敢冒險上我的身上行走，同時我的一隻手鬆着，而且我在他們看來一定是極碩大的，可是他們就看着這麼碩

大的一個動物也不打戰。不多時以後，當他們看我不再要肉的時候，在我面前便出現從皇上那邊來的一位高貴的人。貴人上了我右股的小腿，前進至我的臉，帶着約有一打隨員。他呈出他的蓋有御璽的國書，放近我的眼前，說了約有十分鐘的話，沒有一點發怒的神氣，只是帶着一種決定的主意；他時常往前指，我以後察知，是往京城指，距離約有半哩，皇上在國務會議中商定一定要把我帶到那里去。我回答幾句，但是無用，我用鬆了的那隻手打個手勢，放在別一隻上，（但是超在貴人頭上面，因為怕傷他或他的隨員）然後又放在我自己頭上和身上，表示我要我的自由。看來他十分地明白我，因為他搖頭表示不行，握着手作出一種姿勢，表示我一定要當作囚人帶去。不過，他作出別種手勢，讓我明白我將有足吃足喝的，並有很好的待遇。因此我又想試裂我的繩索；但是當我覺着箭傷的疼痛，在我的臉上

和手上，盡是膿泡，許多箭仍然釘在裏面，我並且看見我的敵人的數目增加了，我便又打手勢讓他們知道，他們可以隨意處置我。到這里，那位Inco與他的隨員們退下，很有禮貌地帶着笑容去了。不久之後，我聽見一遍喊聲，不住地重複這幾個字Pedion san，我試着許許多多人在我左邊將我的繩子鬆到這麼一種程度，使我能够轉到右邊，好去小便以舒暢我自己；我灑了很多，使那些人們大大地驚駭，他們就我的動作猜出我要做什麼，立刻早在那邊向左右分開了，避免從我身上這麼響而且猛地沖去的急流。但是在這以前，他們用一種氣味甚佳的膏藥在我的臉上和兩隻手上塗抹，幾分鐘之間便把箭傷的疼痛去掉了。這些情形，加上他們的很滋養人的飲食所給我的補養，使我瞌睡。我睡了約有八個鐘頭，我以後聽別人說的：這是不消驚奇的，因為醫生們奉聖諭在酒桶裏對上了一口催眠的藥水。

好像，在我登陸後睡在地上被發現的最初的時候，皇上早就聽一個專使報告了；在國務會議中決定，我應當照我所說的樣子縛起來，（那是在夜間我睡覺的時候他們辦的）當送給我多多的飲食，而且預備一架機器把我運往京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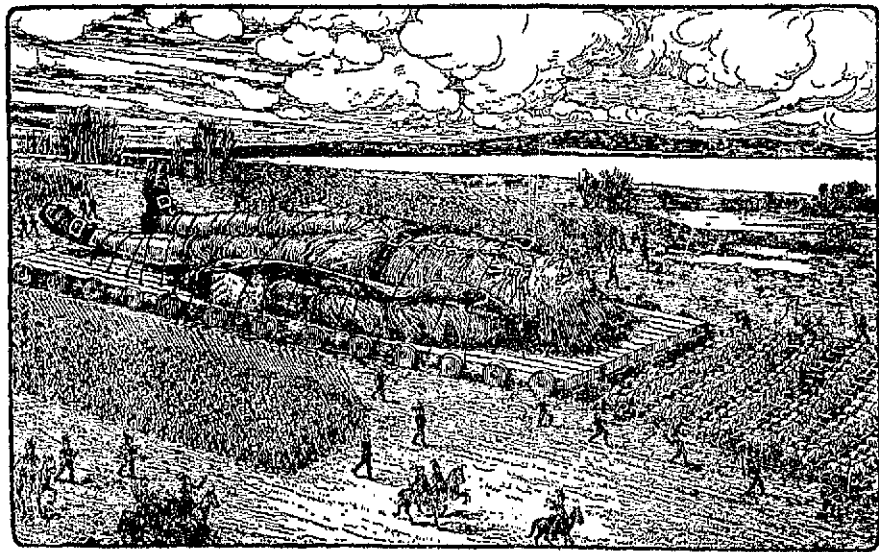
這件決議或者看來可以說是很勇敢而且危險的，我確信歐洲的任何君王在與這相像的事上不做效牴的；不過，在我看來，這是極端地謹慎，而且慷慨：因為設使在我酣睡的時候，這些人們努力用他們的矛與箭刺殺我，那麼我一定感覺着第一陣疼痛醒來，這會大激起我的憤怒和力量，以致使我能將縛我的小繩扯斷；扯斷以後，他們既然不能抵抗了，那麼他們也可莫望饒恕了。

這些人民是最優良的數學家，藉着皇帝的鼓舞和獎勵，機械學已經達到完美的境地，因為皇帝是一個著名的提倡學術者。這位君王有

幾架機器裝置在輪上，作運載樹木及其他龐大的重物用的。他時常建造他的最大的戰船，其中有幾隻是九呎長，在木料所生長的林中建造，把戰船載在這些機器上運三四百碼遠往海上去。五百木匠和工程師立刻着手預備他們所有的最大的機器。這是一個離地三吋的木架約有七尺長，四尺寬，在二十四個車輪上行動。我所聽見的喊聲就是在這架機器到了的時候，這機器彷彿在我登岸後四小時內出發的。在我躺着的時候，他們帶來和我的身體相並着。但是最大的困難是把我扶起來，放在這駕轉運車裏。八十根柱子，每根一呎長，都爲這個用處豎起來了，很結實的打包用的大繩都用鉤子繫在許多縛帶上，工人們把這些縛帶纏着我的頸頸，我的手，我的身體，和我的腿。九百最強壯的人以許多緊緊在柱上的滑車忙着把這些繩子曳起來，這樣，不到三個鐘頭我便被他們扯起來，扔在機器裏，緊緊綁在那裏。這一切都

是人家告訴我的，因為在全部的工作正在做着的時候，我因了那混入酒中的催眠藥的力量，酣然地躺著。一千五百匹皇帝的最大的馬，每匹約有四吋半高，忙着把我向帝都曳，離有半哩路遠，我已經說過了。

在我們起程後約有四個鐘頭，我因為一件非常可笑的事醒了；因為車停一下，修理什麼壞了的東西，兩三個年青的土人懷着好奇心要看我酣睡的時候像什麼樣；他們爬進了機器，非常輕輕地進到我的臉跟前，其中一個是衛隊裏的官長，把他的短矛的尖頭從我的左鼻孔插好深進去，如同一根草搔我的鼻子一般，使我猛烈地噴嚏起來；於是他們偷跑不見了，三個禮拜之後我才知道我這麼猝然醒來的原因。那天未黑以前我們走了好遠，夜間歇下，我每邊有五百人，一半拿着火把，一半拿着弓箭，預備若是我圖動的時候，就射我。次晨



一千五百匹皇帝的最大的馬忙着把我向帝都曳

日出的時候，我們繼續着走，約在午時到了離城門不到二百碼的地方了。皇帝與他所有的朝臣都出來迎接我們；但是他的大臣們決不容皇上登上我的身體以危險己身。

在車停的地方，那里立着一座古廟，想來是全王國裏最大的了；幾年前被一件冤殺案玷污了，按着那般人民的熱誠，便認爲褻瀆，因此作爲地方公用，所有的裝飾物及器具都拿去了。規定我要暫住在這個大廈裏。大門朝北有四尺高，差不多兩尺寬，我能够容易地爬過。大門每邊有一個小窗戶，離地最多不過六吋；門內左邊，君王的鐵匠們運着九十一條鏈子，同在歐洲掛在貴婦人的錶上的一樣，而且差不多一樣大，用三十六把鉤鎖鎖在我的左腿上。對着這座廟，在大路的那邊，離二十呎遠，有一座至少五呎高的尖塔。皇帝登上這里來了，帶着許多朝中重要貴族們，要得一個機會望見我，人家告訴我

的，因為我不見他們。據想有十萬多居民出城作這一樣事情；雖是有衛隊看着，我相信，有幾次，至少有一萬人用梯子登到我的身上。但是不久告示出來了，不准人上我身上，違者處死刑。當工人們看出我不能夠脫身的時候，他們便將那捆我的一切小繩割斷；于是我起來，帶着我生平第一次所有的那般抑鬱的心情。但是人們看見我起來走路了，他們的喧聲與驚訝是不消說的了。繫住我的左腿的鏈子約有兩碼長，不僅給我在半環形中前進後退的自由，並因縛在大門四吋以內，容我爬進去，在廟中挺身躺着。

第二章

里里舖的皇帝跟有幾位親貴，來列監禁裏看作者。描寫皇帝的姿態和習慣。皇帝派定有學問的人將他們的語言做作者。他因了柔順的性情得寵。他的口袋被搜，他的劍和手槍被拿走了。

當我發覺自己在站着的時候，我向四外望，我一定要承認我從未看過比這更有趣的景色。四周的園境看來如同一座不斷的花園，園地普通是四十方呎，好像那麼許多花壇似的。這些園地與一些半斯坦大的樹林交雜着，最高的樹，就我所能判定的，看來有七呎高。我觀覽左邊的城池，看來如同劇場中的城池的畫景一般。

我已經有幾個鐘頭，受自然的必要的極端的壓迫，這並不足怪，我從上次解手以來，差不多已有兩天。在緊急與羞恥之間我大大地困難。我所能想到的最好的方略，便是爬進我的屋裏去，我于是就爬進去了；將身後的大門關上，我直走到我的鏈子的長度所能容我走到的地方，將那不舒服的重担從我的身上卸去了。但是只有這一次我算犯了這麼不潔的行爲的罪；關於那點我不得不希望坦正的讀者，於熟思公判我的情形與我所處的難境以後，給我點原諒。從這以後，常久的辦法，便是剛一起身的時候，就到空場中我的鏈子所能及的地方去幹那回事，每天早晨在大家沒來以前就有了相當的照料，指定作那回事的兩個僕人要用小車將臭料運走。我不願老細說這一種情況，這初看或者並不見得很重大，若是我不以將我的品格在潔淨方面向世界辯護爲必要的話；關於這點我聽說有幾個謗我者愛隨時指摘。

在這次冒險完結之後，我回到屋外來，吸新鮮空氣。皇帝已經從土塔下來，騎在馬背上向我這里進行，這大概一定很費他點事；因為這馬雖是很有訓練的，然而完全不慣于這樣的一種光景，看來好似一座大山在面前移動一般，於是這馬後蹄直立起來；但是那位君王是一個善于騎馬者，保住他的座位，直到他的從人跑上來，抓住他的韁轡，那時他才有工夫下馬。當他下來的時候，他帶着大大的驚訝細細看我一遍，但是遠站在我的鏈子的長度所及之外。他吩咐廚夫與侍膳官（這些人已經準備了）給我飲食，他們用一種帶輪的轉運具向前推，直到我能摸着。我取了這些轉運具，不久都叫我吃喝空了；其中二十個滿盛着肉，十個是酒；每盤肉供我好兩三口，我把盛在小土瓶裏的十杯酒倒在一個轉運具裏，一口喝掉了，其餘的我也是這樣辦。皇后，以及年青的王子公主們，跟有許多貴婦女們，不多遠坐在他們的轎上；

但是在皇上的馬發生了事的時候，他們便下來，走近他的身旁，我現在就要來描寫他。他比他的無論那位朝臣都差不多要高有我的一指甲寬，單是這就足夠使觀者驚畏的。他的儀表強健而且剛武，有着一個澳大利亞人的嘴唇和鷹鼻，膚色如同橄欖，面貌雍容，身幹四肢，大小相稱，動作穩重，舉止莊嚴。他那時已經過了他的青春，有二十八歲零九個月大了，他已即位七年，把國治理得十分興旺，而且大抵是勝利的。爲着想看他更方便，我側身躺下，因此我的臉和他的相平，而且他站得離我只有三碼遠；不過，我以後有許多次把他弄在我手裏，所以在描寫中是不會錯的。他的服裝很樸素，服裝的樣子是在歐亞之間；但是他頭上戴有一頂精緻的金冑，飾以珍珠與翎毛。他把他已拔的劍在手中，好保衛自己，若是我偶然要脫身的話，劍差不多有三吋長，劍柄和劍鞘都是黃金的，用金剛石裝飾。他的聲音尖銳，但是很

清楚而且一字一板的，我站起來的時候，能够分明的聽見。貴婦女和侍臣們都穿得最富麗堂皇了，因此他們所站的地方，好像類似展在地上的刺以金銀人物的圍裙一般。皇上時常向我說話，我回答他，但是我們誰也不明白一個字音。有他的幾個牧師和律師（我就他們的裝扮揣度的）到了，他們奉命向我談說，我用我所略知一二的許多語言對他們說話，即南北兩種德語，拉丁語，法蘭西語，西班牙語，意大利語及意德希混合話；但是完全無用。約有兩個鐘頭以後，舉朝咸退了，只有一班强有力的衛兵，禁止暴徒的唐突或惡意，這些暴徒非常著急來擁圍着我，盡他們的胆量走近我，其中有幾個當我坐在屋旁地上的時候，魯莽得用箭射我起來了，其中有一箭幾乎射中了我的左眼。但是大佐下令捉拿罪魁中的六個，他想，懲治他們，以把他們捆起來交給我為最合適，他的幾個兵士便照着辦，用矛柄把他們推到我

手能達到的地方；我把他們都拿在右手裏，把其中五個裝在上衣口袋裏，至於第六個呢，我作出一種臉色，彷彿我要活吃掉他似的。這可憐的人叫喊得怕人，大佐和他的軍官們都很受痛苦，尤其當他們看見我拿出我的削鉛筆刀的時候；但是我不久便使他們不驚恐了：因為，我面容溫和，的立刻把捆着他的繩子割斷，輕輕地把他放在地上，他便跑掉了。我用同樣的方法對待其餘的五個，把他們一個一個從口袋裏取出來，我看出兵士和人民都對於我的慈悲的這個徵候十分高興，在朝廷上這種陳述於我很有利的。

將近夜間的時候我略受困難地進了我的房屋，我在那里地上鋪着，繼續着這樣過了約有兩個禮拜；在那個期間皇上下諭要給我預備二個床墊。六百個尋常大小的床墊都用馬車運來，在我的屋裏做；一百五十個床墊縫在一塊做成寬長，而且都是四層，不過這還與地面上的



我作出一種臉色彷彿我要活喫掉他似的

的光石頭差不多一樣的硬，于我沒有多大區別。他們以同樣的計算給
我預備鋪單，毛氈和蓋被，勉強够一個這麼長久慣于受苦如我的人
使用了。

我到了的消息傳遍王國，大批富有的，懶惰的，好奇的人們都來
看我；因此鄉村幾乎空了，農事與家務的荒廢一定要因之而至的，若
是皇上陛下不下幾道詔言和諭旨防豫這種致害的事情。他命令凡已經
看過我的人當回家，沒有朝廷執照不得擅自走進距我屋五十碼以內的
地方；因此國務大臣們得了很大的收費。

同時，皇上常常開會討論如何處理我；以後一個特別的朋友，一
個尊高位尊的人，也是被認為同樣深悉其中秘密的，確實告訴我，朝
廷關於我感受許多困難。他們恐怕我脫身了，我的飲食太靡費了，而
且可以致饑饉的。有時他們決定要餓死我，或者至少用毒箭向我的臉

和手上射，這立刻便把我結果了；但是他們又想，這麼大的一具屍體的臭氣，可以在首都中發生一種瘟疫，而且或者傳染全國。正在商議之中，幾個軍官來到大會議廳門前；其中兩個准進了，報告我對於上面所說的六個犯人的行爲，這在皇上和全議會中人的心中刻了關於我的一個很好的印象；一道詔敕下來了，令四周所有離城九百碼遠的鄉村，每天早晨交付六條牛，四十隻羊和其他食物給我用；並要麵包，酒及其他飲料，多寡與牛羊相比例；其應付的價錢，皇上發支票向國庫中取。因爲這個君王大半靠着自己的財產過活，除了有大事而外，很少向人民收什麼稅，他們必須在他的戰爭的時候自備軍餉跟着他打仗。又規定六百人給我作僕役，給他們工錢維持生活，並給他們在我的門的兩邊非常方便地搭起帳棚。並下令叫三百縫工要依照本國樣式給我作一套衣服：皇上的最大的學者中的六位要請來教我他們的語

言：最後，皇帝的馬，貴人的馬，以及警衛軍領時常在我的眼前操練，使他們自己和我習慣。所有這些命令都合適地實行了，約在三個月禮拜中我在學習他們的語言上得到大大的進步；在那些時候皇帝時常以他的造訪加榮于我，歡喜幫助我的先生們教我。我們已經開始一塊談點話；我學的最初幾句話便是表示我的願望，要他願意給我自由，我每天跪着重複這些話。他的答語，就我所能懂的，便是，這一定要得經過許多時間，沒有國務院的奏請，這是不能想起的，第一我必須 *L'ajnos Kelmin Pessó desmar Ion Emposo*，意思就是，誓不擾亂他及他的王國的治安。不過，我要受厚遇的；他勸我以忍耐與謹慎的行爲博得他本人和他的百姓們的好評論。他望我真要當作惡意，若是他下令給幾個適當的軍官來檢查我的時候；因為或者我隨身帶幾件武器，那一定無疑地是危險物了，若是他們與這麼傾大的一個人的大小相稱。我說，

皇上一定要滿意的，因為我預備要剝去自己的衣服，在他面前把我的些口袋翻出來。這是我一半用話，一半用手勢表白的。他答稱，按照王國的法律我一定要讓他的兩個軍官搜查；他說他知道這沒有我的同意和助力是辦不了的；他說他對於我的慷慨和正直有這麼好的一種感想，以致將他們的身體託于我的兩手中；他說無論他們從我身上拿去什麼東西，在我離開這國的時候，都要歸還的，或照我所定的價目付錢。我將兩個軍官拿起在我的手裏，先把他們放進我的上衣口袋裏，于是又放進我身上的別的口袋裏，沒放進的只有我的兩個錢袋，和另有一個秘密口袋，我想是無須乎搜查的，其中有些小的必須的東西，除了於我自己而外於別人是沒有關係的。在我一個錢袋中有一掛銀鍊，在別一個中有點金子裝在皮夾裏。這些老爺們，身上帶有筆，墨水和紙，把他們所看見的每種東西作一個清單；當他們弄完的時

候，望我把他們放下，他們好把清單交給皇帝。這個清單我以後翻成英文了，而且是按字直譯的，如下。

首先，在大人山（因為我這樣翻 *Quibus Estin* 這兩個字）的右邊上衣口袋裏最嚴地搜查了之後，我們只找到一大塊粗布，其大足够做皇上的皇極殿中的一塊地毯。在左口袋裏我們看見一個鉅大的銀櫃，蓋子也是銀的，我們搜查人拿不起來。我們請他把牠打開，我們中的一個走進去，發覺自己直到腿的中部都在一種灰塵裏，其中有部分飛近我們臉邊，使我們兩個一連噴嚏了幾次。在他的右邊背心口袋裏，我們找到一大捆薄而白的物體，一層疊一層，約有三個人大，有結實的索練繫着，畫著黑的字形；我們竊以為是文字，每個字母差不多都有我們的手掌一半那麼大。在左口袋裏有一種機器，從機器後面伸出二十根長棒，類似皇上宮殿前的欄杆；我們揣度大人山用那個

梳頭；我們不時常以問話煩擾他，因為我們看出來了，要使他明白我們是一件大難事。在他的中部衣服（我這樣翻 Rantio 這個字，他們意思是講褲子）的右邊大口袋裏，我們看一根空的鐵柱子，有一個人長，緊附在一件比牠更長的木料上；在柱子的一邊凸出來有些大塊的鐵，彫成奇怪的像，那我們不知道當作什麼辦。在左口袋裏，是另一件同樣的機器。在右邊的較小的口袋裏，是幾塊圓平的白的和紅的金屬，大小不同；白的中的幾塊，好像是銀子，那麼大而且重；我的同事和我差不多就舉不起來。在左口袋裏是兩根形狀不齊的柱子；我們不能並無困難地上到柱頂，因為我們站在他的口袋底上。其中有一根被蓋住了，好像一整塊似的；但是在那一根頂上，現出一種白圓物，約有我們頭的兩倍大。每個裏面包有一塊大銅片；我們以命令強迫他給我們看；因為我們誠恐這些或者是危險的機器。他把牠們從匣中取

出，告訴我們，在他的本國裏，他的習慣便是用其中一個剃頭，一個切肉。有兩個口袋我們進不去：這他叫鑲袋；這是兩個大裂口割在他的中部衣服的頂上的，但是被他的肚子的壓力擠得緊緊的。從右鑲袋掛出一條大銀鏈條，下端繫着一種驚人的機器。我們命令他將繫在鏈條上的無論什麼東西抽出來；看來好像是一個圓球，半銀，半是某種透明的金屬；因為在透明的這邊，我們看見環着畫出來的某種奇怪字形，心想我們能夠摸着牠們，直到我們看出我們的手指被那種透明質止住了，才知道不成。他把的他機器放在我們的耳邊，做出一陣不斷的噴聲如同水車的噴聲一樣。我們揣度這或者是什麼我們所不認識的動物，或者是他所崇拜的神；但是我們更傾向於後一種意見，因為他實告訴我們（若是我們瞭解他對了，因為他表示自己意思很不圓滿），他差不多做什麼事情都要都請教他。他稱之為他的神使，因為他一生每

種動作都是他指示時間。從左邊錢袋裏他取出一個網子，其大差不多够一個漁人用，但是微的開閉如同錢夾一般，也給他儻錢夾用的：我們在那裏找到幾大塊黃色的金屬，若是真金，一定貴重極了。

謹遵皇上的命令，這樣地細心搜查了他所有的口袋，我們察出一條環腰的，什麼巨獸的皮作的，帶子；帶子左邊掛着一把五人長的刀；右邊一個囊袋分成兩個小窩，每個小窩能够裝三個皇上的百姓。在有一個窩裏有幾個最重大的金屬圓球或彈丸，約有我們的頭大，需要強有力的人舉起牠們：別一個窩裏裝着一堆什麼黑粒，但是也不大，也不重，因為我們能够在兩隻手掌中舉起五十粒來。

這便是我們在人山身上所找到的東西的一個確實的清單，他待我們極有禮貌，對於皇上的訓令致相當的尊敬。在皇上興盛的御宇之第八十九月四日簽押蓋印。

當這個清單向皇帝讀過之後，他命令我（雖然用的是很溫和的言詞）將這幾個什物交出來。他第一要我的灣刀（這我拿出來了），刀鞘和一切。同時他指揮他的最精的兵三千（他們那時跟着他）遠遠圍着我，拿着弓箭，準備要放；但是我並沒有看見，因為我的眼睛完全注在皇上身上。他那時希望我被灣刀；這灣刀雖說因沾海水生了點鏽，但大部分還是十分鮮明。我這樣做了，立刻所有的軍隊在恐怖的驚奇之中大叫起來；因為太陽顯明的耀着，反光照花他們的眼睛，當我忽前忽後地舞着手中的灣刀的時候。皇上是一個最豪爽的君王，並非如我所能希望的那麼挫了銳氣；他命令我把灣刀重放進鞘裏，盡力輕輕地拋在地上，離我的鏑端約有六呎。其次的東西他要來的，便是空鏑

柱子中的一根，他的意思是指我袋中的手槍。我抽槍出來，順着他的意思，我盡我所能向他表說手槍的用處；我僅僅裝上火藥，因為我的囊袋緊密，碰巧在海中沒濕（所有小心的航海者都特別注意預防這種不便的事），我先警告皇帝不用怕，于是我便向空中放出。他們這次驚駭比看見我的灣刀利害的多了。幾百人倒下彷彿震死了似的；就是皇帝，雖然站着不動，也有些時不能恢復常態。我照交刀一樣把兩隻手槍都交出來，接着便交出我的彈藥的囊袋；請他不要叫火藥着火，因為最小的火花都可以燃着他，將他的皇宮轟炸在空中了。我並交出我的錶，皇帝非常好奇的去查看，令他的最高的近衛官中的兩個用棍在肩上抬着，如同英國運貨夫抬酒桶一般。錶的不斷的鬧聲和分針的移動（他能容易地辨出來，因為他們的眼光比我們的銳利的多）使他驚奇。他問他周圍博學的人們的意見，都是各式各樣而且不相關的，讀者無

須我重述很可以想像的；雖然我的確不能十分明白他們。于是我交出我的銀圓和銅鈔，我的裝着九大塊金子與幾塊小些金子的錢夾，我的小刀和剃頭刀，我的梳子和銀鼻烟盒，我的手巾和日記簿。他們把我的灣刀，手槍，和蓆袋都用馬車運到皇上的庫房去；但將其餘的我的東西都還我了。

我先前已經說過，我有一個私口袋沒有給他們查，在那裏面有一幅眼鏡，（因為我的眼睛不好，我時有用牠）一個小望遠鏡和幾件別的小的應用的東西；這于皇帝沒有一點關係，我不自以為在道義上我應當把牠們拿出來，而且我實在怕；若是我冒險地把牠們拿出來，牠們會失落或毀壞的。

第三章

作者用一種特別的方法去消遣皇帝和高官貴婦們。敘述里里浦朝中的種種消遣。作者在某種條件上得到自由了。

我的溫和與善行這般地得了皇帝和他的朝臣，而且實在得了一般軍隊和人民的心，我開始懷着在短時間中獲得我的自由的希望。我用了所有可能的方法培養這種有利的性情。土人們漸漸減少畏懼我的危險的心了。我有時賙下，讓他們中的五六個人在我的手上跳。最後，少男少女們竟敢來到我的頭髮裏玩捉迷藏了。我現在在瞭解和說他們的語言上大有進步。一天皇帝有心要用幾種國技娛樂我，在這方面他

們勝我過所知道的所有的國家，一方面因為靈敏，一方面因為堂皇。最使我娛樂者便是跳繩的人們，在長約兩呎，離地十二吋的一根細細的白繩子上玩的。在這上面我希望因讀者的忍耐得略贅數語的自由。

這種消遣只是那般朝中辦大差使和受大寵的候補者演習的。他們從年青便受這種藝術的訓練；他們並不常是出于世家名門或受了高等教育的。當一個闕差使出缺的時候，或者因為死亡，或者因為失寵（這是時常發生的），那般候補者中的五六位使陳請皇帝，要在繩上跳舞娛樂皇上和朝臣，誰個跳的最高不跌倒，便繼他的缺。時常大臣們自身也須奉命表顯他們的技能，使皇帝信服他們沒有失去他們自己的能力。財政大臣夫尼列卜要在一根直繩子上跳舞，至少要比全帝國中別的任何勳爵都高一吋。我看見他在繩子繫着的木盤上一氣翻了幾個筋斗，這繩子並不比英國一根普通的打包線粗。我的

朋友內務大臣列德來索，在我看來——若是我不能心——乃是在財政大臣下的第二把手；其餘的大臣們大抵是無分高下的。

這些消遣時常發生致命的事，因此而登入記錄者有許多人數。我自己親見過兩三個候補者折斷肢體。但是當大臣們自己奉命表顯他們的靈敏的時候，危險就更大了；因為要超過自己和同僚，他們竭力到這步田地，其中幾乎就沒有一個人不跌倒一次，而且有的跌倒了兩三次。我聽說，在我還沒有到這里來的一兩年前，夫尼列卜本難免就折斷頸子了，若是偶然放在地上的君王的一個坐墊子，沒有減去他的傾倒的力量。

同樣還有另一種消遣，只是在特別的時候給皇帝，皇后和第一個大臣看的。皇帝放三根六吋長的精細絲線在棹上。一根是藍的，又一根是紅的，第三根是綠的。這些線是預備作為皇帝所有心裏與以恩寵

之特別記號的人的們獎品。儀式在皇上的皇極殿舉行，在那里候補者們要受一種與上次很不同的試驗，試驗他們的靈敏，我在新舊大陸上無論別的那個國家，都沒有看見一點點像這樣的。皇帝手裏拿着一根棍，兩端離地一樣高，同時候補者一個一個前進，有時跳過那根棍，有時在那下面前後鑽幾次，看那棍是提高或是降低。有時皇帝拿住棍的一端，他的第一個大臣拿住那一端；有時這大臣完全自己拿着。誰扮角扮得最伶俐，而且鑽得最長久，便賜以藍色的絲線；紅的給第二，綠的給第三，他們都繫在腰間，纏兩道；你看在這朝中很少大人物不飾以這樣一根帶子的。

軍隊和御底中的馬匹，因為每天都帶到我面前來，不再膽小了，並且不驚不跳的來到我的腳前。當我把手放在地上的時候，騎馬人使馬從我手上跳過去，皇帝的一位獵官騎在一匹大快馬上跳過我的腳

和鞋等；這的確是一個大跳。一天我有個好運氣用一種特別的方法娛樂皇帝。我希望他吩咐給我拿來幾根兩尺長，普通手杖粗的棍；皇帝命他的掌禁苑樹木的官照辦；次晨六個樵夫帶着六輛馬車到了，每輛用八匹馬曳着。我拿了九根棍，緊緊地插在地下成一正方形，兩呎半平方。我拿了四根別的棍，縛在每角成平行式，離地約有兩呎高；于是我把我的手巾縛在九根直豎着的棍上，在各方面展開，直到牠如同鼓面一般緊的時候；比手巾高約五吋的平行棍，當作每邊的架子用。我完了我的工作時候，我希望皇帝讓一隊最好的騎兵，爲數二十四，來到這塊平原上演習。皇上允准這個建議，我把他們一個一個都拿在手裏，都已騎好披掛好了，有相當的軍官操練他們。他們這剛一列陣的時候，便分作兩派，演習假戰，放鈍頭箭，拔劍，逃，追，攻，退，總之，顯出了我第一次看見的最好的軍事訓練。平行的棍保住他們和

他們的馬不至跌下臺去；皇帝十分歡喜，他竟吩咐這種遊戲重習幾天；有一次他歡喜要叫我把他舉上去發號令；而且他費了大事勸皇后自己讓我把她在轎中拿到離台兩碼遠的地方，從那里她能以一眼看盡全場。這是我的好運氣，在這些遊戲中沒發有生壞事，只有一次，一匹兇猛的馬，是一個隊長騎的，用蹄搔爬，在我的手巾中搔破一個洞，牠滑腳了，牠把牠的騎者和牠自己都摔倒了；但是我立刻把他們兩個都援救了，用一隻手蓋住洞，以別隻手將全隊照我原來把他們拿上來一樣地把他們放下去。跌倒的馬左肩受了傷，但是騎者並沒有受傷，我盡力補我的手巾；不過，在這樣危險的事中我再不信任牠的能力了。

在我恢復自由以前約兩三天，當我正以這一類的技能娛樂朝廷的時候。來了一個專使報告皇上，說有幾個百姓靠近我第一次被拾起來的地方騎馬，看見一個大黑物躺在地上，形狀非常古怪，其邊四周開

展寬潤如同皇上的臥室，中部升起有一人高；並說那不是活的動物，如同他們起初所想像的，因為牠躺在草上不動，他們中的幾位繞牠四周走了幾次；藉着登上彼此的肩頭，他們得到頂巔，平而且光，踏在上面，他們發覺裏面是空的；他們竊以爲是屬於人山的什麼東西；而且若是皇上願意，他們願担任只用五匹馬把牠帶來。我立刻使知道他們說的是什麼，心下暗喜接到這種消息。彷彿是在船破後我最初登岸的時候，我是在這樣的迷亂中，在我沒有到我去睡的地方以前，我的禮帽便在我登陸後失掉了，這個帽子當我搖槳的時候，我曾用繩子繫在我的頭上，我泅水時，禮帽始終戴在頭上；繩子依我現在看來是偶然弄斷的，我從來沒有注意，只以爲禮帽失落在大海裏了。我懇求皇上陛下下令，禮帽可以盡力快快帶給我，並向他述說牠的用處和性質；次日馬車夫們帶牠到了，但是不很好了；他們在邊上鑽了兩個洞，



皇帝希望我如同巨人像一般的站着

離邊有一吋半遠，在洞裏繫兩根鉤子；這些鉤子是用一根長繩子繫在馬具上，這樣我的禮帽被曳了大半哩路；但是那國的土地十分光而且平，並沒有損壞到我所豫料的程度。

在這次壯舉後兩天，皇帝命令駐在京城以內和近畿等處的軍隊之部分準備，打算用一種很奇怪的方法以自遣。他希望我如同巨人像一般的站着，兩條腿合適地大大分開。於是他便令他的將軍（他是一個富有經驗的老領袖，而且是我的大保護人）將全軍列成密隊，在我下面行軍；步兵二十四個一排，騎兵十六，鼓敲着，旗飄着，矛高舉着。這全體包有三千步兵，一千騎兵。陛下下令每個兵士在行軍中對於我本人要遵守最嚴格的禮儀，違者處死；不過，這不能制止幾個年青些的軍官，在他們從我下面經過的時候，不向上翻他們的眼。而且，說實在話，我的短褲那時是在這麼壞的情形中，供給些笑與嘆賞的機會。

我爲我的自由上了這麼多的奏章和請願書，皇上終于提到這件事了；第一次在國務院裏，接着又在樞密院中；在那里除思克列西薄戈拉木外沒有一個人反對。我並沒有惹他，他却高興要作我的死敵；但是全場都反對他，皇帝也認可了。反對我的那個大臣便是Q. n. G. G.意即海軍大將，他的主人非常信任他，一個善于辦事的人，但是性情兇惡。不過，他終于被說服而表同情了；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佔了勝利，他自己要起草釋放我的條件，對於這些條件我一定要起誓。思克列西薄戈拉木親身將這些條件帶給我，跟有兩個副大臣和幾個高貴的人。宣讀之後，便令我起誓履行；起初照我本國的規矩，以後按他們的法律所規定方法；就是用左手抓住右腳，把右手的中指放在我的頭頂上；大拇指放在右耳尖上。但是因爲讀者或好奇要知道一點那種人民所特有的說話的體裁與樣式，以及我恢復自由的條件，我將全部的

條約逐字翻譯過來，盡我的力使近于原文，在這里供獻給大家。

Colbasio Monarem Evlame Gurdilo Shefia Mully Uliy Gue,

里里浦最有權勢的皇帝，宇宙的快樂與恐怖，他的國土展布五千 Bil-
strugs (周圍約十二哩) 達于地極；萬君之君，比人類的子孫都高；他
的腳踏在世界的中央，他的頭直頂太陽；他的點頭使地上萬君股慄；
快意如春，安適如夏，豐富如秋，可怕如冬。最崇高的皇上向新近到
我們天國的人山提議下列諸條件，憑着莊重的誓詞，他必須履行。

第一條，沒有蓋了我們大印的護照，人山不得離開我們的國土。

第二條，沒有我們專使的命令他不得擅進我們的京都；在進京的時候，居民須有兩個鏡頭頭禁令出門。

第三條，該人山行路須僅限于大道，不得試在草場上或田地裏行走或騎馱。

第四條，他在該道上走的時候，應當極端注意，莫踐踏我們親愛的百姓任誰的身體，他們的馬，或馬車，亦不得將我們的百姓拿入手中，不得他們自己的同意。

第五條，如遇專使需要特別急送的時候，人山當將專使和馬帶在口袋中走六日的路程，每月一次，並將該專使平安送回（若是需要這

樣)到我皇面前。

第六條，他要作我們的同盟者，打布列發思加島上的我們的敵人，盡力毀滅他們的艦隊(現在正預備侵犯我們)。

第七條，該人山在閒暇的時候要給我們的工人們幫忙，幫助抬起大石頭，以蓋大公園的牆及其他皇家的建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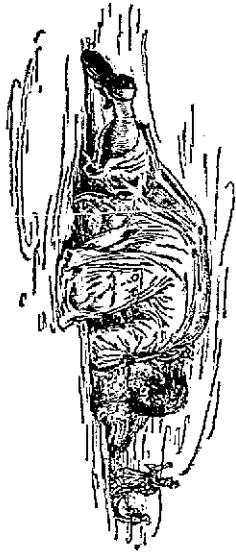
第八條，該人山在兩月間要交出一個我們國土周圍大小的精密的測量，以他自己的步度環繞海岸一週計算。

末條，在他鄭重起誓遵從所有以上諸條上，該人山每日將有足供一千七百二十八個我們人民的飲食，自由接近皇躬，並自由享受我們其他的恩惠。本朝第九十一月十二日立于白爾法保拉克的王宮。

我帶着大大的愉快與滿足對於這些條立誓簽押了，雖然其中有幾條並不如我所願望的那麼榮譽；那完全出于海軍大將思克列西薄戈拉木的惡意；於是我的鎖索立刻解掉，我完全自由了；當舉行此禮之際皇帝自己親身始終站在我的身旁。我自己匍匐在皇上的脚前表示我的感謝；但是他令我起來；在許多恩惠的話以後（爲避免虛張之譏，我不重述那些話了）他接着道，他希望我成爲一個有用的僕人，實在配受他所已經賜我的，或將來會賜我的，恩惠。

讀者或高興觀察，在我恢復自由的最後一條中，皇帝規定賜我以

足供一千七百二十八個里浦人的飲食的量數。不多時以後，詢問朝中的一個朋友，他們怎樣決定那個一定的數目；他告訴我，皇上的數學家們藉象限儀的助力測我身體的高度，察出超過他們的身體成十二與一之比，他們因為他們身體的相似，結果決定我的身體一定至少包有一千七百二十八個他們的，所以我的身體需要供那麼多里浦人所必須的一樣多的食物。藉此，讀者可以知道那種人民的機巧，以及這麼偉大的一個君王對於開支之謹慎精密。



第四章

叙述里浦的京都米爾登都並及皇宮。作者與一位大臣關於彼帝國之事務的

談話。作者陳請在戰爭中爲皇帝服務。

我得了自由以後我的第一個要求便是我要得許可去看京都米爾登都；皇上容易地允准了，但是特別地吩咐我莫要損壞居民或他們的房屋。從我立意進城的佈告上人民知道了。環城的牆是二呎半高，至少有十一吋寬，因此一輛馬車和幾匹馬可以很平安地環城牆趕着跑；圍繞着有堅固的礮臺，每離十呎遠一座。我跨過大西門，非常輕輕地過去，側身經過兩條大街，僅只穿着短背心，因爲恐怕我的上衣衣襟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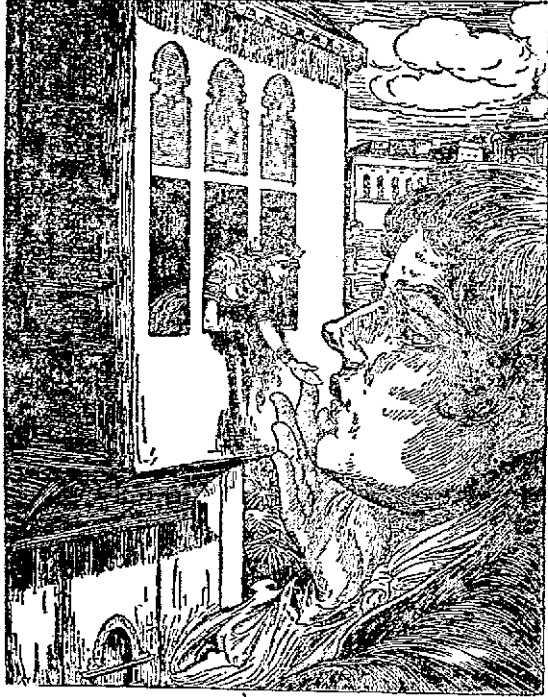


我極其小心地走着以免踏踐任何遊逛的人

害了屋頂和房簷。我極其小心地走着，以免踐踏那或者留在大街上的任何遊逛的人，雖然有很嚴的命令，叫所有的人民都躲在屋中，違者遭險與他人無涉。頂樓窗和屋頂上的觀衆這麼擁擠，我想在我所有的遊歷中我沒有看見比這更人稠的地方。城市是精確的正方形，城牆每邊是五百呎長。兩條大街有五呎寬，交叉橫過，將全城分成四區。小街窄巷有十二吋至十八吋寬，我進不去，只能在經過的時候觀看牠們。這城市足夠住五十萬人，房屋從三層樓到五層樓。商店與市場都設備很好的。

皇宮是全城的中樞，兩條大街在那里相接。兩呎高的牆環圍着，牆離宮殿有二十呎遠。我得皇上的允許跨過這牆；牆與宮殿之間的空地是這麼寬，我能够容易地從各方面觀看。外宮是四十呎正方形，包括兩個別的宮殿；在頂裏面是皇帝的內室，我非常想看，但是發覺這

不是難極了；因為從一個四合宮到另一個四合宮去的大門只有十八吋高，七吋寬。現在外宮的殿宇至少有五呎高，我如果從上面跨過去，必貽這高大宮殿以無限的損害，雖然這些牆是用斫過的石頭築得很堅固的，有四吋厚。同時，皇帝極願我看一看他的皇宮的巍峨；但是這件事直過了三天我才能辦，在那三天我用小刀砍下御園中的幾棵最大的樹，該園離城約有一百碼遠。我用這些樹做兩條凳子，每條約有三呎高，其堅固足夠支持我的重量。人民第二次接到通告，我又從城裏經過進到皇宮去，兩手拿着兩條凳子。當我來到外宮一邊的時候，我站在一條凳上，將別一條拿在手中；我將這條舉過屋頂，輕輕地放在第一座和第二座宮殿之間的八呎寬的空地上。於是我從這一條凳子到別一條凳子，便利地踏過殿宇用一根帶鉤的棍在我後面將第一條凳子扯上來。用這個方法我進到最裏的宮殿，側身躺下，我將我的



皇后陛下伸手到窗外給我吻

臉貼近中間幾層的窗戶，那是故意開着的，我發現了人們所能想像的最華麗的內室。在那里我看見皇后和青年的皇子們在他們的幾間住房裏，內侍圍着他們。皇后陛下高興殷勤地向我微笑，伸手到窗外給我吻。

但是我不再給讀者預述這類事了，因為我留着給一本更大的著作用，現在差不多就要付印了，內有關於這個帝國的一般的敘述，從牠第一次建國起，經過一長串的君王，並詳述他們的戰爭和政治，法律，學術與宗教；牠們的植物和動物，牠們所特有的風俗和習慣，及其他很奇怪而且有用的事物；我此刻的目的只是要將我在那個帝國所住的九個月間，關於公家或關於我自己所發生的事件述說出來。

在我得了自由約有兩禮拜之後，一天早晨，內務大臣（他們這樣稱呼他）列德來索到我家來，隨身只有一個僕人。他吩咐他的馬車在

遠處等着，希望我給他一個鐘頭的接見；我欣然答應了，因為他的地位和身價，並因為他在朝中對於我的陳請幫了許多忙。我要躺下，他好更方便地到我的耳邊；但是他寧願讓我在談話期間把他拿在我的手中。他開始賀我的自由；他說他可以在這件事上要點名的；但是他接着說，倘若朝中不是處在現在的情勢中，或者我不會這麼快便得自由了。雖然，他說，在外人看來，我們好像是處在很興盛的情況中，我們其實在兩大禍害之下煞費心機；國內的劇烈的軋轢，國外勁敵來侵的危險。至於前者呢，你要明白，在過去有七十多月，這個帝國中便有相爭的兩派，名稱爲Tramecksan和Samecksan，因他們鞋上的高低鞋跟而得名，他們便依那分別他們自己的。的確據說高鞋跟黨於我們的古制最合適；但是，雖然如此，皇上決定了在國家行政上，皇上所任命的官職，都祇用低鞋跟黨人，你一定已經看出了；特別，皇上的御鞋

跟比朝中任何人都至少低一德拉；（Eff 是一種厭度，約為一吋之十四分之一）。兩黨間的仇恨弄得這麼大，他們彼此既無飲食來往，也不交談。我們計算 Tanneckean 即高跟鞋黨人，比我們人數多；但是大權完全在我們這邊。我們恐怕太子殿下有點趨向高跟鞋黨人；至少我們能夠顯然地發現他有一隻鞋跟比別一隻高，這在他的步態中使他蹣跚。現在，在這些內訌之中，我們又受布列發思加島侵犯的威嚇，他是宇宙中另一大帝國，差不多和皇上的帝國一般大而且一般有勢力。至於我們聽你所實說的，世界上還有別的王國與國家，住有如你那般大的人類，我們的哲學家十分惑疑，他們寧以為你是從月球上或從羣星中的一個上落下来的；因為這是一定的，一百個你那麼大的人在短時間便將皇上的國土內所有的果實與家畜都毀滅了。並且，我們六千月的歷史，除了兩個大帝國，里里浦和布列發思加而外，就沒

有提過別的地方。這兩個大強國，我就要告訴你，已從事於最固結不解的戰爭三十六個月了。就因為下面的事開始的。人人都承認，在未食雞子前我們打破牠的原來的法子是從大頭：但是今上的祖父，在他少年時候，去吃雞子，照古法子打破，偶然割了一個手指。因此皇帝——他的父親——下一道諭旨，命令他所有的百姓從小頭打破雞子，違者加以重罰。人民對於這條律令恨得那麼厲害，我們的歷史告訴我們有六次反亂都是因為那個緣故起來的；其中一個皇帝喪了生命，另一個失了皇冕。這些內訌時常被布列發思加的君王們鼓動起來；當內訌平定的時候，流犯們便時常逃避到那個帝國去。據計算，在幾次，有一萬一千人情願受死刑，不願從小頭打破雞子。好幾日本大書出版作這種駁辯：但是大頭黨人的書籍久已遭禁止，全黨弄得依法不能在朝任事。在這些擾亂之中，布列發思加的皇帝們時常用他們的大使規

勸，責我們在宗教上分派，違反我們大先知拉思特洛（Isaiah）在布朗得克拉（Brundecra）是他們的可蘭經）五十四章中所說的基本教義。不過，據想這只是強解經文罷了：因為話是這麼樣：所有真正的信徒從方便的一頭打破雞子：那一頭是方便的呢，我竊以為彷彿要憑各人的良心，或者至少歸地方最高長官決定。現在大頭黨流氓們在布列發思加朝中皇帝面前得到這麼大信任，並從這里國內本黨得到這麼大私下的助力與鼓舞，兩國之間的血戰繼續了三十六個月，互有勝負；在這個期間我們損失了四十隻大船，小船損失更多了，並損失三萬最精的海軍與陸軍；敵人所受的損失據想多少比我們的更大些。不過，他們現在備下了一個大艦隊，正預備襲擊我們，皇上陛下深信你的勇氣和力量，命我將他的事情這般地告訴你。

我希望這位大臣將我願効微勞之意稟達皇帝，而且讓他知道，我

想我一個外國人來干預黨爭，這未免不合適；但是我情願冒死保衛皇
上自身和他的國家，抵抗所有來侵的人。

第五章

作者用一個特別的策略制止一次侵犯。一個榮譽的尊號賜給他了。大使們從布列發思加的皇帝那里來求和。皇后的寢宮偶然失火，作者助救其餘的王宮。

布列發思加帝國是一個島，位置於里里浦的北偏東北邊，僅僅有一條八百碼寬的海峽分隔着。我還沒有看見過這個島，自從得了立意侵襲這個消息，我便避免在那邊海岸出現，因為怕被敵人船發現我。他們還沒有得到關於我的消息，因為兩國間所有的來往，在戰爭期間，都被嚴厲地禁止，違者處以死刑，我們皇帝又下令封港，禁止一切船隻出入。我向皇上奏明我所想出的捕獲敵人全部艦隊的計策：那艦隊，

如我們的偵探向我們所確說的，在海口停泊，預備等着第一次颶風開駛。我詢問最有經驗的水手關於海峽的深度，這是他們時常測量的，他們告訴我，中間漲潮時是七十 *Fathoms* 深，按歐洲的呎度，約有六呎，其餘各處最多五十 *Fathoms* 深。我走向對着布列發思加的東北海岸；在一座小山後躲下，拿出我的小小的袋中望遠鏡，觀看停泊着的敵人的艦隊，包括有五十隻戰艦，和許多運送船：我於是回到我的住屋，吩咐我有特許狀的（要大批的最結實的錨纜和鐵條。錨纜有打包繩粗，鐵條長及大小如編針。我將三根錨纜絞起來，好使它結實些；爲同一原因，我又將三根鐵條絞在一起，將條端弄灣成鈎形。這樣地將五十根鈎子鈎在五十根錨纜上，我回到東北海岸，脫下我的上衣，鞋，襪，穿着我的皮短衫走入海中，在漲潮以前約有半個鐘頭。我盡我的速力涉渡，在當中泅水約有三十碼，直到我試着地面的時候；沒有半



敵人射了幾千隻箭

個鐘頭我便到了艦隊那里了。敵人看見我的時候，那麼喫驚，他們都從船上跳出去，溜到岸上，在那里至少也有三萬人。我於是拿我的用具，用鉤子鉤在每隻船頭的洞上，將所有的繩子在末端結在一起。當我這般忙着的時候，敵人射了幾千隻箭，其中有許多射入我的臉和手上；除開奇痛之外，還給我的工作以許多擾亂。我的最大的恐懼便是爲着我的眼睛，倘若我沒有忽然想出一個救急的法子，我難免要瞎眼了。在一個私口袋裏我除了其他的小小的應用品外，還留下一幅眼鏡，我以前已經說過了，這是沒有給皇帝的檢查官查的。我拿眼鏡出來盡力堅固地安在我的鼻上，這般地防衛了，我便勇敢地繼續我的工作，不管敵人的箭，其中有許多射在我的眼鏡的玻璃上，但是除了稍有損害外，別的並沒有什麼影響。這時我將所有的鉤子都鉤上了，將結子繫在手中，開始來曳；但是一隻船都不動，因為牠們都被鐵錨帶得太

繫了，所以我的事業的最勇敢的部分還存着哩。因此我放開繩子，讓鉤子鉤在船上，我堅決地用小刀割那繫着鐵錨的錨纜，我的臉上和手上受了有二百多箭；於是我拿起錨纜的打結子的一端——我的鉤子便繫在這纜上面——極容易地在我身後曳着五十隻敵人的最大的戰艦。

布列發思加入，一點也想像不到我的用意所在，起初嚇昏了。他們看見我割錨纜，以為我的主意只是讓這些船飄流，或互相撞碰起來；但是當他們看見全艦隊整齊地移動，看見我在一邊曳着，他們發出這樣的一陣傷心與失望的呼號，差不多是想像不到，描寫不出的。當我出險的時候，我停了一刻，拔出射入我臉上和手上的箭；用點藥膏敷上，這是我初到的時候他們給我的，我先前已經提過了。我於是取下眼鏡，等待了約有一個鐘頭，直到潮水退去一點，我帶着我的貨物從中涉過，平安達到里里浦的皇港了。

皇帝和全體朝臣在岸上站着，等待着這件大冒險的結果。他們看見船隻成大的半月形向前進，但是不能夠辨出我，我半胸都在水中。當我進到海峽中間的時候，他們仍然更其憂蹙了，因為水已淹到了我的頸脖。皇帝斷定我要溺死了，敵人的艦隊在一種敵愾的樣子中這近着他；但是不久他便消去他的恐懼，因為我每走一步海峽便變淺些，在短時間內我來到岸上可以聽見我的聲音的地方了，我將繫着艦隊的錨纜的一端舉起，大聲喊叫道，最有威勢的里里浦皇帝萬歲！這位大君在我登陸的時候，迎接我，致所有可能的最正式讚詞，立地便封我一個 *Nardac*，這是他們中最高尊的號。

皇上希望我趁別的什麼機會，把他的敵人其餘所有的船都帶入他的海港來。君王們的野心是這麼不可測，他好像只是想使全布列發思加帝國化爲他的一省，用一個總督治理之；毀滅大頭黨流犯們，強迫

那個民族打破他們鷄蛋的小頭，藉此他可爲全世界唯一的君王。但是我努力使他改變這個主意，用許多從政策上以及從正義上引來的證據；我明白地抗辯，我永遠不願作一個使自由的，勇敢的人民成爲奴隸的工具。當國務會議中討論這件事的時候，國務大臣中最聰明的一部分都與我表同意。

我的這種公然的大胆的宣言，這麼反對皇上陛下的謀劃和政略，他永遠不能饒恕；他在國務會議上非常詭譎地提到這件事，我聽說有幾位最聰明的人表示——至少以他們的誠默表示——和我同意；但是別的人——我的秘密的敵人——不得不說幾句話，間接地射着我。從這時候在皇上和那些惡毒地有意害我的大臣們所組的秘密黨的中間開始一個詭計，不到兩個月便發作了，幾乎結果將我完全毀滅。對於君王們最大的功績，一和拒絕滿足他們的慾望相比起來，是什麼也算不了的。

在這次功績之後約有三個禮拜，從布列發思加來到了鄭重的使節，卑微求和；不久便訂立下于我們帝皇很有利的條件，我不用說出那些煩擾讀者了。有六位大使，隨員約有五百人，他們的來是非常地威武，適于他們主人的威嚴和他們事務的重要。在他們的條約上我藉着現在在朝中所有的名望（或至少看來好像有的），給他們居中斡旋幾次；當訂約完結的時候，那些大人們私下聽說了我幫了他們好多忙，便正式來拜訪我。他們開始好恭維我的勇氣和慷慨，用他們的主人皇帝的名義請我到那國去，希望我向他們顯出些我的大力的證據出來，關於這點他們聽說了那麼多的奇事；在這點上我欣然地使他們滿意，但是我不以瑣事煩擾讀者了。

當我一時娛樂大人們的時候，使他們無限地滿足且驚奇，我願他們給我榮幸，致我的最卑微的敬意于他們的主人皇帝，他的德望這麼

公正地使全世界欽仰，他的皇躬，我在回國以前，我決定去侍奉的；因此，下次我見了我們的皇帝，我請求他的通行許可去奉事布列發思加的君王，他（就我所能够看出的）作出非常冷淡的模樣允許我；但是我猜不出原由來，直到有一個人向我低語了一聲，夫尼列下和霽戈拉讓陳述了我和那些大使們的來往爲懷有二心的明證，但我相信我的心完全是坦白的。這是第一次我開始對於朝廷和大臣們懷點不好的觀念。

這是要說明的：這些大使們是用一個翻譯向我說話，兩國的語言不同的程度，正如歐洲任何兩國一樣，每個國家都自驕自己的語言的古老，美和有力，公然地看不起隣國的語言；現在我們的皇帝，佔着把他們的艦隊捕獲來了的優勢，勉強他們用里里浦語呈遞國書和發言。然而因爲兩國間商務上的大來往，因爲彼此不斷地互容流犯，因

爲兩國的制度規定，要送年青的貴族和較富的縉紳到別國去，好藉着看見世面，瞭解人情和規矩以磨練自己；所以有聲望的人，或商人，或航海人（住在濱海區域的），很少不能用兩種語言談話，這是一定要承認的；幾個禮拜以後我發見了，那時我去拜訪布列發思加的皇上，在因仇人的毒害而發生的大患之中，這拜訪結果于我是一樁很幸福的冒險，在相當的地方我要敘述的。

讀者可以記得，在我發恢復我的自由的那些條件時，有幾條因爲太卑屈了，我不喜歡，要不是極端不得已，無論如何也不能勉強使我承認。但是現在在那帝國裏作一等 *Nobles* 了，這樣的義務看來是和我的尊嚴不配了，皇帝（平良心說）從沒有向我提過那些條件一次。但不久我得個機會給皇上做了一件至少是（如同我那時所想的）最堪記念的事。我在中夜被門外幾百人的喊聲所驚嚇；忽然醒了，我心懷着

有種恐怖。我聽見 Burgun 這個字不斷地說；皇帝侍臣中的幾位從羣衆中擠來，懇我求立刻到王宮去，那里皇后陛下的寢宮失火了，因為一個宮娥不小心，在她正讀着傳奇的時候睡熟了。我立刻就起來；清道的命令下了，又是一個月明的夜，我將就沒有踐踏一個人來到了王宮。我看見他們已經用梯子搭在內宮的牆上，預備有好些水桶，但是水還離有些路。這些水桶約有一個大指套大小，可憐的人們盡力快快地供給我；但是火焰是這麼兇猛，牠們並沒有什麼用。我本可以容易地用我的上衣把牠悶滅了，不幸我因為慌忙留在屋裏，只穿着我的皮短衫來了。情形好像完全絕望，而且可憐；這巍巍的王宮難免要化爲焦土的，若是不藉着我所不常有的一陣鎮定，忽然想出了一個急主意來。頭晚上我喝了許多最美的酒，叫作 Gimigim，（布爾發思加人叫作 Himec，但是我們的被認爲較好的一種）非常通利小使

的。再走遲沒有了，我連一點點都沒有灑出去。我因為來的很近火焰，忙著把火滅了而得的熱，使酒開始化成小便；我灑了這麼多，而且這麼合適地灑到相當的地方，在三分鐘內火完全熄了，其餘的寶廈費了那麼多年代建的，保存下沒有毀滅。

這時天亮了，不等著恭賀皇帝我便回到我的住屋；因為，雖說我做一件很好的事情，然而我不能夠說皇上會如何恨惡我所用的方法；因為按着國家根本大法，無論何人，無論什麼顯宦，在王宮境內小便，是關係生命的。但是皇上的一道公文安慰了我一點，說他要下諭給大法官正式赦我無罪；不過，這我並不能夠得到。而且私下我聽人告訴我，皇后對於我這次的行為懷着極大的憎惡，搬到宮廷的最遠的一邊，斷然地決決那些建築當永遠不重修給她用了；在她主要心腹的人面前忍不住要起誓復仇。

第六章

關於里里浦的居民；他們的學術、法律和習慣，教育子女的方法。作者在該國裏的生活法。他關於一位貴婦的剖白。

雖說我想該把關於這個帝國的敘述留作篇特別文章，然而同時我願以幾種普通的觀念享好奇的讀者。土人的普通大小既然多少不到六吋高，因此在所有其他動物中有一種正確的比例，草木也是一樣：例如，最高的馬和牛有四五吋高，羊是一吋半上下；他們的鵝約有麻雀大，因此等而下之直到最小的為止，那在我的眼光差不多是看不見的了，但是大自然將里里浦人的眼睛與其要看的東西相適應：他們看得

極其正確，但看不十分遠。要表明他們對於近眼前的東西眼光的銳利，我非常地高興看着一個廚子剝一隻雲雀，那雲雀並沒有普通蒼蠅那麼大；還有一個年青的姑娘用看不見的絲線穿着看不見的針。他們最高的樹約有七呎高：我意思是指着大御園中的幾棵，那樹稍我握着拳頭剛剛達到。其他的菜蔬成同樣的比例；但是這點我讓讀者想像吧。

現在我只說一點他們的學術，在他們中各種學問興盛了有許多年代；但是他們寫的方法是非常特別的，既不是從左向右如同歐洲人一樣；也不是從右向左如同亞刺伯人一樣；也不是從上往下如同中國人一樣；也不是從下往上如同加思加景人一樣；乃是斜行從紙的一角往別一角寫，如同英國的貴婦們一樣。

他們埋死人，頭直朝下，因為他們持有一個意見，在一萬一千月之後，他們都要活起來，在那個期間，地球（他們想是平的）將倒轉

過來，這樣埋，則在復活的時候，他們已經在站着了。他們中的有學問的人承認這種學說的荒誕，但是隨着庸衆，習慣依然繼續着。

在一個帝國裏有些法律和習慣非常特別；若是它們不這麼直接地同我自己的親愛的國家的相反，我許要說一點話表明他們的正當。只希望牠們在這里也實行起來。第一我要說的是關於告發人。一切違犯國法的罪，這里懲罰最嚴了；但是倘若被告人在受審時明白地辯出自已無罪，原告人立刻便被置之于不名譽的死地；用他的貨物或田地，四倍地賠償這無罪的人的時間的損失，賠償他所遭的危險，賠償他在獄中的困苦，和他在辯護上所担負的各種費用。或者，倘若那筆款不夠的時候，大半都是君王補足。皇帝並賜他以某種恩物，將他無罪佈告於全城。

他們視舞弊比偷竊的罪更大，因此犯舞弊罪者幾乎沒有不處以死

刑的；因為他們確說，小心與提防，加之以很普通的智識，可以保住一個人的東西不被賊偷去，但是誠實擋不住大奸巨滑；既然必須要有永遠的買賣來往，和記賬生意，却允許，縱容舞弊，或無法律懲治之，誠實的生意人常是吃虧，而奸人佔便宜了。我記得有一次我向君王給一個犯人說情，他騙了他的主人一大筆款項，那是他奉命收下的，他却帶着逃跑了；我偶然告訴皇上道（因為想給他減輕罪），這不過是失了信用而已，皇帝想這在我很奇怪，將最大的加重罪過當作辯護獻上；實在除了普通的答話，所謂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習慣而外，我再沒有什麼回覆的了；因為，我承認，我真心地害臊了。

雖說我們通常叫賞罰爲一切政府所賴以旋轉的樞紐，然而這句格言除了在里里浦而外，我從沒有看見任何國家實行過。在那里無論誰能够拿充分的證具，證明他嚴格地遵守了七十三個月本國的法律，他

便可要求一種特權，按照他的身分和生活的情形，從撥作此用的專款中抽給相當的錢數；他並且得到 Snipail —— 卽守法 —— 的尊號，加在他的名字上，但是並不傳給子孫。當我告訴這般人們，我們的法律只是用刑罰施行，不談賞的時候，他們認爲這是我們之中的政策的極大的缺點。就是因爲這個緣故，在他們法庭中裁判官的像是有六隻眼的，前面兩隻，後面兩隻，左右一邊一隻，表示明察四方的意思，右手中有開着口的一袋黃金，左手中一把裝在鞘中的刀，表示他多有賞，而少有意要罰。

關於選人辦事上，他們注意大本領並不如注意好品行之甚；因爲，政府既然是人類所必需的，他們相信人類共具的識見是適于或一種職務的，上帝從來無意使辦公事成爲一種秘密，只爲少數有偉大天才的人（一個時代很少生三個的）所領會；但是他們以爲真理，正

義，節制等等，是在人人能力以內的；實踐這些德性，加之以經驗與善意，任何人都有服務國家的資格，除却有些事務是需要特別研究的。但是他們以為德性之缺乏，是絕不能以過人的天資替代的，所以事務永遠不能放在有這樣資格的人們的這樣危險的手中；至少心善之人所因感而犯的錯誤，對於公共幸福，決不會有這樣致命的結果，如同一個立意要敗壞而且有大本領處理，增長，衛護他的敗壞的人所做的一樣。

同樣，不信一個神聖的上帝是使人不能辦任何差使的；因為，君王們既然直認自己為上帝的代表，里里浦人便以為若是一個君王任用不承認自己行動之上的權威的人，要算是最可笑的了。

關於敘述這些以及以下等法律，我只願大家明白我的意思是說原來的制度，並不是這般人民因人類的劣性所墮入的最缺德的敗壞。至如藉着在繩上跳舞而謀得大差使，或藉着跳棍或從棍下鑽而得勳章等卑

污慣技，讀者要注意，最先採用的是現今御宇的皇帝的祖父，因為黨派的漸增，而達至今日的極度。

忘恩負義在他們中間是死罪，如同我們猜想在別的一些國家裏是這樣的：因為他們這樣推論，無論誰以怨報德，絕對是其餘人類的共同的仇敵，因為他對他們沒有應盡的義務，所以這樣的一個人是不適于活着的。

他們關於父母及子女的責任的意見和我們的極端不同。因為，男女接合既然是建在自然的大法上，爲着要繁殖續種，里里浦人一定要知道的，亦不得不如此。男人和女人合在一起如同別的動物一樣，由于淫慾的動機；他們對於自己的幼嬰的溫存，出于相同的自然的原理：因為那種緣由，他們永遠不承認，一個孩子，對於他的父親，因爲傳了他的種，或對於他的母親，因爲把他帶進世間來，便應盡任何

義務。試思人類生活的困苦，這件事本身既不是一个善舉，他的父母也並非這麼存心的，他們的思想在戀愛時用在別方面了。根據這些以及相同的種種理由，他們的意見是，父母是最不可靠以教育自己的子女的人；因此在每個城鎮中，他們都有公共育嬰所，所有爲父母的，除了小農和作活人而外，當兒女到二十個月大了，在那時候據想他們都有了受教的初基，都必須送到那里去教養。這些學校有幾種，於各種身分並於兩性都合適。他們有些教授，在給兒童預備一種生活情形合于他們父母的品位，並合于他們自己的才能和趨向上，很有本事。我要先說一點男育嬰所，再說女的。

出身貴族或高門第的男孩所進的育嬰所，備有嚴肅的，博學的教授們和他們的幾個代理人。兒童的衣食是樸素的。他們是用榮譽，正義，勇敢，貞潔，慈善，宗教和愛國等原理教育的；除了很短的喫

飯睡覺的時候，和兩個鐘頭遊戲（體操在內）而外，他們常是忙着做事。男人給他們穿衣服直到四歲的時候，于是便勉強要自己穿，即使他們的身分是很高的；女僕和我們的女僕到了五十歲老像得相等，她們們只做最下等的活。永遠不許他們同僕人談話，只是成小羣或大點的隊一陣去遊戲，常是在一個教授或他的一個代理人的面前；他們藉此避免我們的兒童所難免的那些愚行和惡習的早年的壞印象。他們的父母只準一年看他們兩次；一次只準一個鐘頭。在相見和分離的時候，準他們吻孩子；但是一位教授在那些時候常是在一旁站着，不準他們耳語，或說溺愛的話，或帶任何玩具，果糖和類似的禮物來。

每家應給的一個孩子的教育和娛樂的年金，若不按期繳納，便由皇帝的官員們征收。

普通的紳士，大商人，做小生意人，手藝人的兒童所進的育嬰所

按同樣的方法成比例地辦的；只是那些立意找職業的，在十一歲時候出去學徒，而有身分的人們的兒童繼續學習，直到十五歲，這等于我們的二十一歲；但是最後三年限制漸漸鬆了。

在女育嬰所裏，有身分的年青女子教育十分像男子，只是她們歸她們同性的整潔的僕人穿衣服；但是常在教授或代理人面前，直到她們自己去穿時爲止，這是在五歲大的時候。若是發見了這些看護婦會擅用可怕的或愚蠢的故事，或用我們中的使女們所做的普通的愚行，來娛樂那些女子的時候，則即當大衆繞城鞭扑她們三次，下獄一年，終身徙流到國家最荒涼的地方。這樣，那里年青的小姐們羞于作怯者和愚人的程度，正如男人一樣，她們輕視超出端莊和整潔以外的一切個人的裝飾品；我也沒有看出在他們教育中因性別不同而生出什麼差別來，只是女人的運動並不全是那麼猛烈；教授又教給她們關於家庭

生活的幾種規矩，授給她們較小範圍以內的學問：因為他們的格言是，在有身分的人們中間，一個妻子常應爲一個明理的，合適的伴侶，因爲她不能永遠年青。當女子十二歲大的時候，這在他們中是可結婚的年齡，她們的父母，或保護人把她們領回家，向教授們大大表示感激，年青小姐和她的同伴們幾乎就沒有不流淚的。

在較下一等女子所進的育嬰所，兒童們教的是各種合于她們女性和她們的幾層等級的作業；立意學徒的，在七歲大便遣回了，其餘的留到十一歲。

有兒童在這些育嬰所裏的較下一等的家庭，除開年金（那是少到不能再少了）而外，一定要給育嬰所管事人以其每月收入之一小部分，算給孩子的錢；因此所有的父母的費用，都爲法律所限制。因爲里里浦人以爲因役于自己的肉慾，將小孩子生下世間的人們，却將供

子的負擔拋給公衆，天下事沒有比這更不公平的了。至于有身分的人，他們拿出担保給每個兒童撥定一筆款項，合于他們的景況，這些款項常是處置得很經濟而且最確實公平的。

小農人和作活人留兒童在家中，他們的職務只是耕地，因此他們的教育對於公衆是沒有什麼關係的；但是他們中老人和病人由醫院供養：因為行乞乃是這個王國所不知道的一個職業。

這或者可以給好奇的讀者散散心，我來略叙一叙在九個月零十三天的居留期間，我的家務，和我在這國裏的生活情形。我的頭腦本傾向於機械學，又被必須所強迫，我替自己做了一張棹子和椅子，十分方便，用御園中最大的樹做的。僱下了二百女縫工給我做襯衣，用亞麻布給我鋪棹子和牀，全用他們所能找得到的最結實最粗的一種；不過牠們不得不縫合成幾盞，因為最厚的比我們的細布多少還薄些。他

們的亞麻布通常是三呎寬，三呎一疋。女縫工們在我躺下的時候，量我的身材，一個站在我的頸邊，另一個站在我的腿肚邊，扯開一根結實的繩子，一人抓住一頭，同時第三個用一吋長的尺量繩的長度。他們又量我的右大姆指，但以後便不想再量了；因為藉着一種數學的計算，繞大姆指兩圈就是繞腕一圈，以此類推至頸和腰，而且藉着我攤在地上她們面前作樣子的我的舊襯衣爲幫助，她們做的正合我身，一點都不差。同樣僱下了三百個成衣匠給我做衣服；但是他們有另一種方法量我的身材。我跪下，他們扶起一個梯子，從地上到我的頸子：其中有一個上了這個梯子，吊下一根垂線，從我的領子到地板上，這正好等於我的上衣的長度；但我的腰部與兩臂是我自己量的。當我的衣服做成的時候（這是在我的住屋裏做的，因為他們最大的屋子都不能容下它們），看來如同英國的婦女們所做的補縫細工一般，不過我



僱下了三百個成衣匠給我做衣服

的全是一色就是了。

我有三百廚子給我烹調食物，在我屋的四周附近小小的便利的茅草房裏，他們和他們的家庭住在那裏，每人給我預備兩盤菜。我將二十個聽差拿在手中，把他們放在桌上；還有一百在下面地上侍候着，有的拿着肉碟子，有的在肩上担着酒桶，和別的飲料桶；棹上的聽差們將這一切隨我要什麼，便用一種很巧妙的方法拿繩子把牠們吊上來，如同我們在歐洲從水井中吊起水桶來一般。他們一碟肉是一大口，一桶酒是正好的一呷。他們的羊肉不及我們的，但是他們的牛肉是很多的。我有這麼大的一塊牛腰肉，我不得不把牠作成三口；但是這是少有的。我的僕人們看我連骨頭一起都喫下去，如同我們在我們國裏喫百靈鳥腿一樣，都驚奇了。他們的鵝和火雞，我常是一口就喫下去，且而我一定要承認，牠們我們比的強多了。牠們的小豎的家禽，

我能够在我的小刀尖上拿起二三十個來。

一天皇上陛下聽說了我的生活的情形，願意親自和皇后，帶着年青王子公主們，要有和我一塊飲食的幸福（他願這樣稱之）。他們於是來了，我把他們安放在我棹面上的寶座上，正對着我，他們的衛隊圍着他們。財政大臣夫尼拉卜帶着白杖也到那里；我注意他時常作出兇惡的像看着我，但是我佯作不注意他，我並且比平常喫的多，以祝我親愛的國家，並充滿朝廷以驚嘆。我私意相信，皇上這次來造訪，給夫尼拉卜一個向他主人害我的機會。那位大臣老是我的暗中的仇人，雖然他外面撫愛我，與其性情的兇悍的常態不同。他向皇上陳明府庫支絀的情形；說他不得不大打折扣款；說財政部債票照法定價打九一折都不通用。總而言之，我化費了皇上一百五十多萬 *Strugs*（他們最大的金幣，約有小小的金片大）；總之，皇上須利用這我去的最早



的好機會打發我走。

我在這裏應當給一位很好的貴婦的名譽辯護，他是因爲我的緣故一個無辜的受難者。這個財政大臣由于幾個惡舌頭的惡意，猜疑他的妻子，這幾個惡舌頭告知他，說太太極愛我；朝廷諛語流行些時了，說她有一次私下到我的寓所來。我鄭重地宣言，這是一種最卑污的謊言，除了太太待我帶着自由和友誼的一切天真表示爾外，一點根據都沒有。我承認她時常到我的家裏來，但總是公然地，無論什麼時候沒有不在馬車中另帶三個人的，大都是她的妹妹和年幼的女兒，和別的特別的熟人；但這在朝中許多別的太太們是普通的事情。我還求訴于我四周的僕人，他們可曾在任何時候，看見一輛馬車在門口而不知道裏面是什麼人的。在那些時會，於僕人通知我時候，我的習慣便是立刻到門口去；在我致敬以後，便將馬車和兩匹馬非常小心地拿起

在我的手中（因為，若是六匹馬，御者常將四匹馬卸去），把牠們放在一張棹上，上面我定了一個十分圓的活邊，五吋高，以防意外。我時常一下有四輛馬車和些馬匹在我的棹上，人馬滿滿的，同時我坐在椅上側頭向着他們；當我與一班談話的時候，馬夫們便要輕輕地驅着其餘的繞棹跑。我在這些談話中很樂意地度過了許多下午。但是我質問這財政大臣或他的兩個報告人（我要指出他們名字，讓他們在這件事上使盡本事吧）克拉恩特耳（Custir）和得恩羅（Dunio），要他們證明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隱名匿跡的來到我這里，除開內務大臣列德來索而外，他是被皇上陛下的專使命令所差遣的，我先前已經說過。我本當不老說這件瑣事，若果這不是十分密切地關係一位堂堂太太名譽的一點，且不說關係我自己的了；雖然我那時有爲一個 Nardac 的榮幸，而這財政大臣自己並沒有；因爲人人知道他只是一個 Chungim，低一級

爵位，如同英國的侯爵之子爵公一樣，雖說我因為他的職位關係，允許他在我上。這些謊報（我以後才知道的，藉着一件不好說的意外的事）使財政大臣夫尼拉有些時對他的妻子含臉，對我臉更壞了；雖說他最後覺悟而和迺修好，然而他完全不信任我了，皇上自己與我的關係也減去的非常快，他的確太為那個寵臣所挾了。

第七章

作者聽人告知一個謠言，說他以大逆的計謀，逃往布列斐思加。他在那里受歡迎的情形。

在我沒有敘述我離開這個王國以前，先將兩月來擬以害我的陰謀告知讀者，或者是合適的。

我一生直到如今對於朝廷是一個陌生人，因為我的地位的卑下，那在我是不够資格的。我的確會飽聞足讀了大王與大臣們的性格；但是從沒有料到竟得發見牠們有這樣可怕的影響在這麼遼遠的一個國度裏，這個國度我先前以為是被一些與歐洲十分不同的格言統治着的。



他請我耐心傾聽

當我正預備要往待布列發思加的皇帝的時候，一位朝中要人（有一次當皇上陛下十分喜歡他的時候，我會很替他出力過）在夜間很秘密地坐轎到我家來，並沒投刺便要進來。轎夫打發走了；大人坐在轎裏，我把轎放進我的上衣口袋：吩咐一個可靠的僕人道我不舒服睡覺去了，我緊閉上我的住屋的門。我按照常規把轎放在棹上，于是在棹邊坐下。在普通相見禮完了以後；我觀察出大人面上滿帶關心的樣子，詢問緣由，他請我耐心傾聽一件十分關係我的榮譽與生命的事件。他的話的大意思如下，因為他剛別去的時候，我便把它記錄下來。

你要知道，他說，幾位樞密院委員近來極秘密地被召見爲着你的緣故；只是在兩天以前皇上纔完全決定。

你很清楚白布爾格拉母（Galbert 卽海軍大臣）幾乎從你到便一成你

的不共戴天的仇人。他所以恨你之本來的原因我不知道；但是他的仇恨自從你打敗布列發思加的大成功以後便加劇，因為你的成功滅了他的海軍大臣的榮耀了。這位勤奮聯合財政大臣夫尼列卜（他爲着他的太太的緣故對於你的仇恨是盡人皆知的了。）李模陶克將軍宮監拉爾康，和大法官巴爾麻夫，預備下彈劾你的條款，陷你以叛逆和其他重罪。

這段引言使我如此著急，因為我自知本人的功勞與無罪，我便要打斷他的話；他懇請我莫作聲，便這續談說下去。

爲着感你的恩，我得悉他們全部的舉動，並得一張條款的原文，在此事上我不顧生命爲你効勞。

彈劾Quinbus Flestrin(人山)條款

第一條

查在先帝Calin Daffar Pine朝中，法典制定，無論何人，在皇宮區域之內小便，均應處以大逆不道之罪；該Quinbus Flestrin公然破壞該法，藉口滅熄皇上最親愛的皇后寢宮所起之火，毒意地，叛逆地，兇惡地灑尿滅熄該寢宮所起之火，該寢宮適在皇宮區域之內，違犯該法云云，不守本分云云。

第二條

該Quinbus Flestrin 既將布列發思加帝國的艦隊拖進至皇港，以

後皇上陛下諭令將該布列發思加帝國所有其餘船隻盡行抓來，將該帝國淪爲一個行省，由此簡派總督一員治理之，不但要將所有大頭派流犯們毀滅，處以死刑，並將該帝國所有不立刻放棄大頭異教的人民，同樣處辦：他——該Flestin——好像一個虛假的賣國賊，違反最頑僻寧靜的皇上陛下，竟請辭該差，佯爲不願違其天良，或摧殘一個無罪民族之自由與生命。

第三條

幾個大使從布列發思加朝廷來皇帝朝廷求和：他——該Flestin——好像一個虛假的賣國賊，幫助，煽惑，安慰而且消遣該大使們，雖然他知道他們是一個最近爲皇上陛下明顯的敵人，而且公然與皇上

開仗的君王的臣僕。

第四條

該Quintus Ffestin違背忠順臣民的職責，現在預備航行到布列
發思加帝國和朝廷去，關於此事他僅得皇帝口頭的許可；託辭該項許
可，他虛偽地，叛逆地，立意作該項航行，藉此幫助，安慰，而且煽
惑布列發思加的皇帝——這麼不久的一個仇敵，而且與皇上陛下公然
開仗，如上文所說的。

還有別的條款，但是這幾條最是重要的，其節略我已讀給你聽
了。

在關於這件彈劾的幾次辯論中，老實說，皇上屢示寬仁，常提及

你給他所建的功勞，努力減輕你的罪。財政大臣和海軍大臣堅持要處你以最痛苦最羞辱的死刑，在夜間放火燒你的住屋，將軍要領兩萬帶毒箭的兵到場，射你的臉和手。你的僕人有幾個要奉密令，將一種毒汁灑在你的襯衣上，使你立刻撕你自己的肉，而在最痛苦中死去。將軍也是一樣的意見；因此好久大半都是反對你的。但是皇上決定，若是可以的話，還是要保全你的性命，最後把宮監說服了。

在此事發生時，內務大臣列德來素，他常為你的真實朋友的，受皇上命令發表意見，他照辦了；在這件事上證明了你對於他的好意是不錯的。他承認你的罪是大的，但是依然有寬恕的餘地，寬恕乃是一個君主最可稱揚的德性，而皇上又是十分正當地以此著名的。他說，你與他之間的友誼是世所周知的，因此或者最可尊敬的會議都會以他為偏私的；不過為着服從他所奉的命令，他願自由地供獻

他的意見。他說，若是皇上俯察你的功績，而一遵自己仁慈的性格，願留你一命，僅只下諭將你兩眼弄瞎，他竊以為藉此計策，正義可以稍行滿足，而全世界將稱讚皇帝的寬仁，並稱讚一般有幸作他的議政大臣們的公平慷慨的辦法。而且失去雙眼並不至礙及你的體力，你可以還藉此體力而有益于皇上。而且盲目因為看不見我們的危險，可以增加勇氣，並謂你關於你的眼睛的恐懼，為牽過敵人艦隊時的最大困難，藉着大臣們的眼睛觀看，于你足够了，因為最大的君王們也不過如是罷了。

這個建議大遭全場的反對。海軍大臣布爾格拉母忍不住氣了；乃忿然起立，說道，他不知道內務大臣如何擅敢發表保留一個賣國賊的性命的意見；並謂你所立的功績，為國家的緣故，正更加重你的罪；說你既能在皇后陛下的寢宮中撒尿（他恐怖地說）滅火，在另一個時

候，也可以用同樣方法發起大水淹沒全王宮的；而且那使你能以曳過來敵人艦隊的力量，可以在第一次不滿意的時候，你使用以曳之過去；並謂他有充分的理由猜想你在心中是一個大頭派；而且因為叛念在心中起始，然後才顯于明白的舉動中，所以他誣你以賣國之罪，所以堅持置你于死地。

財政大臣也是同樣的意見。他表示因為要供養你，皇上的收入弄得如何艱窘，不久便不能支持了；內務大臣的將你雙眼弄瞎的計策還不能救此困難，並且或者要加增之，因為從弄瞎某種鷹眼的普通常行上表明，眼睛以後，嗅的更快，肥得更速；並謂神聖皇上和國務會議，他們是你的審判官，在他們自己的良心上完全信你有罪，這便是定你死罪的一個十足的理由；並不用法律明文所需的正式證據。

但是皇上陛下十分決定不用死刑，施恩說道，既然國務院以為損

失你的眼睛爲罰太輕，以後還可以加以別罰。你的朋友內務大臣竊願再說幾句，答覆財政大臣所反對的關於皇上因供養你擔負巨費的話，說道，大人既有處理皇上收人的全權，可以容易地免除此禍，用漸漸減少你的給養的方法；這樣你既沒有充足的食物，便要變得軟弱無力，失掉你的食慾，因此在幾個月中便衰頹而且耗盡；那時候你的屍體的臭氣也不至于多麼危險，因爲你身體的大半已經消化去了；你一死時，皇上的五六千庶民可以在兩三天內將你的肉從骨頭上割下來，用重車載走，分處埋葬，以防傳染，將骨骼留下給後世作一個紀念物。

這樣藉着內務大臣的大大的友誼，全事算和解了。又有嚴囑，不得將逐漸餓死的計策洩露，但是弄瞎你的眼睛的定案登入記錄了；除了海軍大臣布爾格拉母而外沒有人不同意，他是皇后的爪牙，不斷受皇后陛下德誦，主張處你死刑，她對你懷着永久的惡恨，因爲你用

了那不名譽的和非法的手段，熄滅她的寢宮中的火。

在三天之內你的朋友內務大臣將奉命到你的住宅來，向你宣讀彈劾的條款；接着便表明皇上和國務院的寬仁和恩惠，僅判你損失兩眼之刑，這皇上相信你將感激地，卑微地服從；將有二十御醫到場，爲着要看手術好好地施了，當你躺在地上的時候，將很尖的箭射進你的眼珠。

你將採取什麼方法呢，這讓你自己去細想吧；爲着避免嫌疑，我必須立刻像我來時一般秘密地回去。

大人走了，剩下我自己，心中發生許多懷疑與騷亂。

這位君王和他的大臣們開創了一個制度（據說和往日的習慣很不同），在朝廷宣布任何殘酷的行刑——或爲滿足君主的忿怒，或爲變悻的怨恨——之後，皇帝常向全國務院演說，表示他的寬仁與溫和，

爲舉世所周知，所公認的特性。這演說詞立刻便宣佈遍于全國；而最使人民驚嚇者便是那些讚頌皇上仁慈的話；因爲他們觀察出來，讚美的話愈加多，愈不休，則刑罰便愈殘忍，而受罪者亦愈無罪。至于我自己呢，我必須自認，我的家世或所受教育既從來未爲我預定作個朝臣，我是如此不善判斷事情，我就看不出這判詞的寬仁與恩惠，只以爲（或者錯誤地）與其說它是和平還不如說它是嚴刻。我有時想去受審，因爲我雖不能否認那幾項條款所引證的事實，我還希望他們承認減輕一些。但是我生平曾觀察許多關於政治犯的審訊，都是決于審判官們的意思的，我絕不敢依靠這麼危險的一個決斷，在這麼緊要的一個關頭，反對這樣有勢力的仇人們。有一次我堅決地立意要抗拒，因爲在我自由的時候，這帝國的全部的兵力都難以制服我，我可以容易地用石頭將京都打得粉碎；但是不多時我又恐懼地放棄那個主意了，

因爲想起我向皇帝起的誓，我所受他的恩惠，以及他所賜我的尊顯 *Nardac*。我還沒有這麼快地學會朝臣們的忘恩的性情，以爲皇上現在的嚴酷可使我取消所有以前對於他的義務。

最後我才下了決心，或者我會因此蒙罪名的，而且並非不公平；我自認我得保存雙眼以及因此得保存我的自由，都因爲我自己太輕率與缺少經驗的緣故：因爲倘若那時我便知道君王們和大臣們的性格（這是我從那以後在許多別的朝廷中觀察出來的），和他們待遇那還不如我那麼該受懲罰的罪人們的方法，我應當踴躍地欣然地受了那麼輕易的一個處罰。但是爲青年的慌張所促，而又有皇上陛下允准，許我往侍布列發思加的皇帝，我趁此機會，在這三天還沒過完以前，送一封信給我的朋友內務大臣，表示我決定遵照我所得到的許可，在那天早晨動身往布列發思加去；沒等回信，我便往我們的艦隊所在

的島那邊去了。我抓住了一隻大戰艦，在船頭縛一條鋪練，拔起鐵錨，我將衣服壓下，和被單（我在臂下挾來的）一起放進船裏，半涉半涸地我把船曳着在我後面，到了布列發思加的皇港，那里的人民等望我好久了：他們派給我兩個嚮導，指引我到京城去，城名與國名相同。我把他們拿在手中，直到離城門二百碼以內的時候，希望他們將我的到臨告知一個大臣，讓他知道，我在那里等候皇上的命令。約在一個鐘頭之內，得到一個回報，說皇上隨從着有皇室，以及朝廷中的大官們，正出來迎接我。我前行了一百碼。皇上和他的御從從馬上下來，皇后和貴婦們從馬車中下來，我並沒有看出他們有一點驚懼或焦心。我躺在地上去吻皇上和皇后的手。我告訴皇上，我是踐約來的，得到皇帝我的主人的允准，有此榮幸一見如此大有權勢的一個君王，並向之竭力服務，只要與我對於自己的君王的責任無所違背；關於我的失寵

一句不提，因為我到如今還沒有接到正式通知，可以假設自己完全不知道任何這樣的計劃；我也不能按理推想，皇帝將發現這個秘密，當我已經不在他的勢力之下的時候；不過關於這點不久便顯出我受騙了。

我將不以此朝中所受的歡迎的瑣碎記錄煩擾讀者了，那種歡迎是適于如此偉大的一個君王的大度的；也不再述我因為無房無牀所處的難境，不得已只好睡在地上捲在我的被單裏了。

第八章

作者藉着一個機運找到離開布列發思加的方法；經過些許困難之後，平安回到祖國。

我到這里三天之後，因為好奇，我便走向此島的東北岸，看見離岸約一哩半遠的海中有種什麼，看來好像一隻船翻了似的。我扯掉鞋和襪子，涉了二三百碼的水，我看見該物藉着潮水的力量更來近了；接着我便明白地看出那是一隻真正的小船，我猜想或者是被一陣暴風從大船刮去的；于是我立刻回向京城來，希望皇上陛下將他的艦隊損失以後還剩下來的最高的船借二十隻給我，和三千水兵由副海軍大

臣統領。這艦隊揚帆繞來，我則由最近的路回到我最初發見該船的海岸來；我看見潮水將牠推得更近了。水兵們全都備有繩索，這都由我事先把牠絞到有充分的力量。當船都來到的時候，我脫下衣服，涉水到離該船百碼以內，此後我便不得不泗水，直到我到達小船爲止。水兵們將繩之一端拋給我，我把牠縛在該船的前部的一個洞上，繩之彼端則縛在一隻戰艦上；但是我發見我的一切勞力都沒有什麼用；因爲水既然比我深，我就不能用力。在這種逼迫中，我不得不在後面泗水，用一隻手盡力時常將該船向前推；潮水幫助我，我一直前進到我能够將下頷伸出水面而腳試着地的時候。我休息兩三分鐘，于是又一推船，這樣直到海深不過肘腋的時候；這時最勞苦的部分已經過去了，我拿出我裝載在一隻大船裏的別的鎖練來，先將牠們繫在小船上，後繫在跟着我的九隻船上；風是很順的，水兵們拖着，我推着，直到離岸四十碼以



我設法將船翻過來

內的時候；直等到潮水退了，我乾乾的來到小船跟前，藉着兩千人的幫助，並用繩和機械，我設法將牠翻過來使船底着地，看看儘損壞一點。

我將不述說我所受的那些困難以煩擾讀者了：藉着某種橈（費我十天功夫作的）的幫助，我將我的船弄到布列發思加的皇港裏去，在我到的時候，那里有一大羣的人，看見這麼大的一隻船，充滿了驚奇。我告訴皇帝道，我的好運將此船拋來供我用，載我到某處去，從那里我或者可以回到我的祖國，並求皇上下令，找材料，好把船修理起來，還求他允許我離去；這經過幾許溫和的勸諫之後，他也允許了。

在這些時候我確很奇怪，沒有聽見關係于我的任何專使從我們的皇帝那里派往布列發思加來。但是以後我私下得明白了，皇上陛下從未想像我得知他的計謀之絲毫，相信我只是踐約往布列發思加去，遵照他所給我的允許，這是舉朝所共知的，而且以為在幾天內在該項禮

節完畢之後，我要回來的。但是至終看我久去不回他可焦急了；和財政大臣以及其餘的秘密黨們商議之後，便差了一位高貴的人帶着一份彈劾我的奏文的抄本。這位欽差奉諭向布列發思加君王陳明自己主人的大寬仁，僅只罰我失去雙眼便滿足了；並說我逃避正罰，若是在兩小時內不回去，我將被削去 Zardac 的爵號，而且被宣布為賣國賊。欽差更進而言道，爲着保持兩帝國間的和平與陸誼，他的主人希望他的布列發思加的弟兄下令將我細送回里里浦，以受賣國之懲罰。

布列發思加的皇帝計議了三天功夫，回了一封覆文，裏面寫的有許多客氣推托的話。他說至于講將我縛送回去，他的弟兄知道這是不可能的；說我雖會將他的艦隊奪去，然而他欠我一些大情，因爲我在構和中曾幫了他許多忙。不過兩位皇上不久便都可以安頓了，因爲我在海岸上發見了一隻極大的船，能够在海上載我，他已下諭將該船

修理起來，由我自己幫忙指揮；他希望在幾星期以內兩帝國都可放下了如此擔負不了的一個重累。

使臣帶着這封覆文回到里里浦去，布列發思加的君王將一切經過都告訴我；同時表示願加我（但是深爲秘密）以保護，若是我願繼續事他；在這點我雖相信他是誠懇，然而我決心再不信任君王們或大臣們了，但凡我可以避免信任他們的時候；因此我對於他的好意致以相當的感謝；而俯乞下諒。我告訴他，命運或好或歹，既然拋一隻船在我的面前，我已決定寧往海洋中冒險，不願作兩位如此有權勢的君王間的不睦的緣由。我也並沒有看見皇帝有一點不歡喜；而且我藉着某種事機發現了，他很喜歡我的決定，他的大多數的大臣也是如此。

這些考察動了我的心，使我趕緊離去，比我預定的時期多少還快些；朝廷不耐的想我走，在這方面很樂意協助。僱了五百工人給我的船

做兩個帆，按照我的吩咐，將他們最結實的亞麻布用十三層縫在一起。我費力做繩索和鋪練，把他們的最粗，最結實的用十根，二十根，或三十根絞在一起。在長時間的尋找之後，我在海岸旁偶爾發見一塊大石頭，便作為我的錨。我有二百匹牛的油，作塗抹我的船和其他用處。我砍幾棵最大的木料樹作槳和桅，真是辛苦不堪，不過在這方面，我很受皇上的造船匠們的幫助，在我做完粗活之後，他們幫助我將材料刨光。

約在一個月之內，當一切都預備齊了，我派人去請皇上陛下的訓示，而且告辭。皇帝和皇室出了皇宮；我伏臥着吻他手，他很慈惠地遞給我：皇后和王子們也這樣做。皇上送我五十皮袋錢，每袋裝二百 *Spirits*，和他的全身像，我立刻把這像放在一隻手套裏，好保存使他不至于弄壞。我臨別時的這些禮節太多，我也不都講以煩擾讀者了。

我裝在船裏的有一百條牛的肉身，三百匹羊和相當的飲食，和四百個廚子所能預備的那麼多的烹調好了的肉。我隨身帶了活着的六條母牛和兩條公牛，並帶一般多的母羊和公羊，意思是想把牠們帶到我的本國，傳殖牠們的種。我有一大捆乾草和一口袋穀粒，爲着要在船上餵牠們。我本願帶一打土人，但這乃是皇帝所絕不會允許的一件事情；除將我的一些口袋殷勤地搜檢一過之外，皇上囑我自重，莫將無論他的那個百姓帶去了，即使他們自己同意而且希望。

這樣盡力將一切事物預備了，我便在一七零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早六時開船；當我向北走了約有十二哩的時候，東南風起了，在晚間六點鐘我遠遠望見一個小島在西北方約有一哩半遠。我向前去，在該島避風那一邊拋錨，此島好像無人居住似的。我于是喫些食品，便休息了。我睡熟了，以我忖度至少有六個鐘頭，因爲我看我在醒後兩個

鐘頭天便亮了。這是一個明淨的夜。我在日出以前喫早飯；拔起錨，風是順的，我順着昨天所進行的方向駛去，關于這點，我有我的小指南針指示。我的意思是倘若可能的話，要達到那些我所有理由相信位於凡笛滿蘭東北的羣島中的一個。那一整天我什麼都沒有發現；但是次日，約在下午三點鐘，當我按自己的計算走了離布列發思加七十二哩的時候，我遠遠望見一隻帆船向東南駛去，我的航向是正東。我向她高呼，但是得不着回話；然而我見我看漸追及她，因為風小了。我盡力張帆進駛，在半個鐘頭內她望見我，於是掛出旗幟，放了一槍。在這料不到的希望再見我所愛的國家，和我所留在那里的親愛的質物之際，我的快樂的情況是不易表說的。大船鬆了她的帆，在九月二十六日晚間五六點鐘之間我趕上她了；但是看見她的英國國旗，我的心在裏面跳將起來。我將我的牛和羊裝進上衣口袋裏，並將我所有的一小宗食

品都帶上船去。這船是一隻英國貨船，從日本取道南海和北海回國，船主是得布沙的畢得君，他是一個很有禮貌的人，並且是一個很好的航海家。我們現在是在南緯三十度的地方；船中約有五十人；在這里我遇見我的一個老同伴，一個彼得維廉，他向船長稱我品行好。這位先生仁慈地待我，希望我讓他知道我這次從什麼地方來，以及我駛往何處去；我說了幾句，但是他以為我說瘋話，並以為我所遭受的危險擾亂我的頭腦了；于是我便從我的口袋裏取出我的黑牛與羊來，大驚之後，他明白地相信了我所說的真實。我于是將布列發思加皇帝所賜我的黃金給他看，以及皇上的全身像和該國的幾種別的奇物。我給他兩皮袋錢，每袋裝二百sovereigns，而且允許，當我們到英國的時候，我送一條牛和一隻羊及其所生小牛羊的禮物給他。

我將不以關於此次航行的詳細記錄煩擾讀者了，那大部分都是

順利的。一七零二年四月十三日我們到了黨斯海港。我只有 一件不幸，船上的老鼠將我的羊弄去一隻；我在一個洞中找着她的骨頭，肉都絞盡了。我其餘的牛羊都平安的帶上岸了，把牠們放在格林維奇的一塊滾球場去吃草，那里草的細軟使牠們吃得很熱心，雖然我恐怕相反的那方面：若是船長不將他最好的餛乾給我一些，我也不會能够在這麼長的一個航行中保全了牠們。我將餛乾磨成粉，和上水，這便是牠們的常食。我在英格蘭繼續住了短短的時間，因為將我的牛羊給許多高貴的人和其他人等看，我獲了很多的利：在我開始我的二次航行之前，我把牠們以六百鎊之價賣去了。從我上次回來以後，我看見牠們的種大增，尤其是羊；我希望此羊毛因其細膩將很宜于織呢。

我和我的妻子和家族僅僅在一塊住了兩個月；因為我要去看外國的這種不能滿足的願望，使我不能再住下去了。我留下一千五百鎊給



我把牛羊放在格林維奇的一塊滾球場上喫草

我的妻子，而且給她安排在列德里夫的一座好住宅裏。餘下的積蓄我自己帶着，一部分是錢，一部分是貨，希望再賺點錢。我的大伯父約翰遺下給我一份田產，靠近埃坪，一年可得三十鎊；在闊鑲巷中我的黑牛房舍長期租給人家，生息也和地租一般多；因此我毫無一點將家庭丟給教區負責的危險。我的兒子約翰（這名字是照他伯父的起的）在初等小學讀書，他是一個聽話的孩子。我的女兒簡特，她現在已好好地結婚有了孩子了。那時正在做針線活。我向我的妻和兒女告別，彼此含淚，上了冒險號船。這是一隻載重三百噸的貨船，開往蘇利去，船長是甲必丹約翰尼古拉，利物浦人。但是關于我這次航行的敘述，一定要留在我的遊記的第二卷中講了。

未名叢刊：15，格里佛遊記（卷一）

實價五角

不許翻印

1. *苦悶的象徵。日本厨川白村作，魯迅譯。再版已出。價五角。
2. *蘇俄的文藝論戰。俄國楛沙克等作；任國楨譯。再版已出。價三角五分。
3. 出了象牙之塔。日本厨川白村作；魯迅譯。再版已出。價七角。
4. 往星中。俄國安特列夫作；李霽野譯。價四角五分。
5. 窮人。俄國陀思妥夫斯基作；韋叢譯。再版已出。價六角五分。
6. *十二個。俄國勃洛克作；胡學譯。價三角五分。
7. 外套。俄國果戈理作；韋素園譯。價三角。在再版中。
8. 白茶。俄國班柯等作；曹靖華譯。價五角。
9. *爭自由的波浪。俄國但彥珂等作；董秋芳譯。價五角五分。
10. *工人綏惠路夫。俄國阿爾志跋綏夫作；魯迅譯。價六角。

- 11 *一個青年的夢。日本武者小路實篤作；魯迅譯。價八角。
- 12 小約翰。荷蘭望論單作；魯迅譯。價八角。在再版中。
- 13 文學與革命。俄國特羅茨基作；章素園與李霽野譯。價一元一角。
- 14 黑假面人。俄國安特列夫作；李霽野譯。價三角五分。
- 15 煙袋。俄國愛倫堡等作；曹靖華譯。在印。
- 16 黃花集。俄國詩歌，小品，散文；章素園譯。在印。
- 17 罪與罰。俄國陀思妥夫斯基作；章叢蕪譯。待印。
- 18 盜貨。俄國契訶夫等作；曹靖華譯。待印。

北平 未名社 出版部發行

有*號者 北新書局 發行

757
4-26-55
57

4-26-55